

2020年上半年刊

第四期

海外之声

GLOBAL VOICES



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出品

关于 我们

微博账号@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微信公众号@煎茶小组)是由一群不愿继续忍受招聘活动中性别歧视现状的女青年发起成立的小组。通过线上曝光、线下举报违法违规的用人单位,发布海内外相关资讯,以减少招聘活动中的性别歧视行为,提高公众对女性就业环境的关注。



目 录

1月	1
2月	11
3月	23
4月	39
5月	53
6月	81
译者专访	101
图片来源	103

1月

【希腊 01.02】作为欧洲的保守宗教国家，希腊禁止单身人士收养儿童，也禁止同性婚姻。但2001年基于自愿原则的代孕在希腊成为合法：当女方被诊断为无法怀孕时，可以寻求代孕服务。希腊代孕合法化以前，已有家族中姐妹间代孕的传统。

2014年前，希腊只允许孕母及养父母长居希腊的情况；自2014年起，代孕也向国外养父母以及孕母开放。根据一项调查，2005至2015年间希腊法院准许的173件代孕案例中，近三分之二的孕母为长居希腊的东欧移民，来自波兰、格鲁吉亚以及保加利亚等地。

2016年12月，一位67岁的希腊祖母为她43岁的女儿代孕，成功生下孙女的消息登上了希腊媒体的头条。由于孕母的身体健康堪忧，婴儿是怀孕31个星期时剖腹产下的。媒体报道引发了全国的激烈讨论，促使希腊修改了代孕法律，增加了对代孕母亲的年龄限制：不得低于25岁或高于45岁。

（来源：明镜周刊）

▲ 任何形式的代孕都伴随伦理问题，代孕合法化需谨慎。



【德国 01.06】2011年以前，德国跨性别者如果想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必须接受强制绝育。直到2017年，欧洲人权法庭才判决强制绝育措施属于政府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而被禁止。据统计，自1980年德国建立“跨性别法”以来至2011年强制绝育被取消，在德国共有约一万名跨性别者被实施强制绝育。

根据“跨性别法”，想更改法律文件（如驾照，身份证件，护照等）上的性别一栏，必须有确诊的心理疾病（性别认同障碍），已绝育，并已接受变性手术。在瑞典，对跨性别者的强制绝育措施一直持续至2013年才得以废除。

2016年瑞典政府决定对曾接受强制绝育的人提供约合2万2千欧元的政府补偿。同时瑞典政府还建议德国也考虑提供补偿，但遭德国议会书面回复称“没有补偿的必

要”。德国的同性恋去罪化发生在1969年。直到2017年，德国政府才同意对曾因同性恋身份而获罪的人提供政府补偿。

2017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促成了国会同时对同性婚姻合法化议案投票的同时，自己却投了反对票。默克尔说，她相信婚姻只应存在于不同性别的两人之间。她所在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绝大多数议员也投了反对票。实际上，执政党CDU多年来都在为同性婚姻法律设置障碍。

（来源：柏林每日镜报）

▲ 平等的权利也要靠多年不断的争取。

【德国 01.08】德国的性别平等机构Boeckler在2019年的性别职业报告显示：已生育女性做非全职工作的可能性是未育女性的近两倍。在所有已育女性中，非

全职工作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二；而在已育男性中，非全职工作的比例仅有不到6%。这种情况造成了女性养老金额显著少于男性，女性老年贫困已成为社会问题。

78%的已育非全职女性给出选择非全职工作的理由是“需要照顾家庭和孩子”；而已育非全职男性中仅有31%的人给出相同理由。已育非全职男性中有四分之一选择的理由为“找不到全职工作”。

德国公司也有强烈的全职文化，对非全职工作的员工带有一定歧视。调查显示，即使与全职员工有完全相同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非全职员工的单位薪酬仍然低于全职员工。

直到2019年，德国才出台了对育儿假后希望回归全职工作女性的法律保障，使她们能够顺利由育儿假期期间的兼职状态转换为

全职状态。在此之前，德国职场一直存在“兼职陷阱”：员工一旦开始非全职工作，就不再具有法律保障他们恢复全职。这种陷阱主要影响女性。在过去的20年中，德国非全职工作人数几乎翻了一番。

(来源: Boeckler.de)

▲ 生育成本仅由女性承担是不合理的。

【印度 01.10】随着电力在印度的普及，社会学家们预计，印度女性将会是最大的受益人群，因为电力将会减少她们的家务时间。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美国的一组科学家调研了印度的七个省份，结论却截然相反。

绝大部分被调研的家庭确实增加了家电设备，但增加的主要是电视等服务男性的



左图：德国职场文化歧视女性和非全职工作人员。

右图：印度电力普及主要让男性受益。



设备, 而不是电熨斗或厨房风扇等女性使用的设备。这些家庭有平均3-6个电灯泡, 但是, 仅有不到一半的家庭在厨房内安装了灯泡。

(来源: Nature)

▲ 他们不仅不参与家务, 还要霸占有限资源用于娱乐。

【日本 01.13】由大学老师们发起的“公共发言中令人无法容忍的性别歧视言论之会”, 在2019年末发起投票, 于本月11日, 发布由网络投票产生的“去年政治家们的性别歧视言论”排行榜。副总理兼财务大臣的麻生太郎连续两年夺得第一名。

以下为排名:

第一名: 财务大臣 麻生太郎 2588票 (34.1%) “日本的平均寿命增加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啊。说老年人不好之类的奇怪言论的很多, 但这无疑是错的。不生孩子才是问题。” (2019年2月3日, 福冈县内的国政报告会)

入选理由: 把国家政策的失败(少子化问题)推卸给个人, 没有承担起作为政治家的责任。生不生孩子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别人没有资格指指点点, 也不能和“为了国家/没为国家考虑”之类的挂钩。

第二名: 内阁总理大臣 安倍晋三 1765票 (23.2%) “请孩子的爸爸们邀请上恋人, 孩子的妈妈们找到以前的恋人, 一起来投票吧。” (2019年7月16日新潟县内的选举应援演讲)



入选原因: 公然在恋爱和婚姻上划分性别双重标准。(注: 据说这个可能是因为口误, 这次宣传的主题是“希望邀请上朋友、家人、恋人或者以前的恋人前来投票”。)

第三名: 平泽胜荣 众议院议员 866票 (11.4%) “LGBT里的同性婚姻, 男人和男人结婚, 女人和女人结婚。批判这个的话, 会被认为是奇怪。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但是如果都是这些人的话, 国家就完了。” (2019年1月3日山梨県内的集会)

▲ 一年一度的垃圾发言排行榜, 我们也是需要的。2019年谁是你心里的垃圾之首?

【英国 01.14】《卫报》记者对两款最流行的记录月经日期的手机应用调查发现, 大量经期数据正在被应用厂商收集用来做针对性的市场调研和营销, 促使女性购买更多她们原本并不需要的商品。

健康应用刚进入市场时, 所有应用厂商都不认为女性生殖健康值得重视。2014年苹果第一款健康手环可以跟踪几十种人体数据, 甚至包括每日钠和碘摄入量, 却不



提供最普通的对女性经期的跟踪。然而近几年来应用厂商对女性生殖健康突然兴趣倍增，从2014年的完全忽略到现在出现爆炸式增长。已有累计超过10亿美元投资所谓“女性技术”；多达几百个应用井喷式出现，仅用于跟踪与女性性别和生殖系统相关的各种数据。

卫报记者采访了许多使用这些应用的女性。她们在应用中需要输入大量个人信息，包括情绪波动，睡眠时间，月经流量，性生活次数，使用护肤用品的习惯，发型，等等。另外在应用中还穿插了大量问卷以及论坛讨论内容，“仿佛一个专门围绕月经话题设立的社交媒体”，使用者描述。

记者随机打开了一款应用，要求她回答的

问题是：“你如何处理经前情绪波动：运动，吃巧克力，痛哭，还是昏睡？”还有“你的常用经期产品是什么？”甚至“你的内裤是什么材质，是否经常清洗阴部？”用来跟踪月经日期，防止意外怀孕的应用。

为什么要获取这么多无关信息？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维护电子产品消费者利益的公益团体认为，女性不应主动交出大量个人信息，尤其是在这些数据的分析结果并不会分享给用户时。

有些数据被直接卖给其他厂商用于市场营销。有些数据可能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第三方获取并使用，比如社交平台、应用平台或搜索引擎。或者这些数据可能被用来形成用户画像。

记者当场做了实验：她下载了一款最受欢迎的经期跟踪应用，根据指示完成输入，其中包含一条关于尿道疼痛的问题。两小时后她在脸书账号上收到了推送广告：治疗尿道感染，请去XX医院。最常见的广告推送为化妆品和家居用品。

（来源：卫报）

▲ 他们忽视女性需求，不关心女性健康，当闻到钱味却像苍蝇一样聚集在女性周围。

【德国 01.16】（注：本文直接翻译原文，“我”为原文作者）女权社区里有一类经典老梗：老父亲刚刚生了女儿，突然就变成满口政治正确的“男性女权主义者”。这类案例屡见不鲜，比如，最近一个奥地利歌手说“有女儿的男人不成为女权主义者简直不可能”，在社交媒体收获了大量点赞。

女儿对男性性别观的影响确实存在。有调查显示，第一个孩子是女儿的男性老板，倾向于更公平地向他的女性员工支付薪水。但是这类老父亲实在是很可疑。

难道他们在见到自己女儿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世界上的任何女性么？难道让一个男性正视社会不公正的唯一方法就是强迫他生个女儿么？如果女儿们都被父亲用女权主义教导长大，但儿子们还像1950年代的男性一样长大，这个世界真能变得公平么？

这种男性视角、男性成为英雄的“女权主义”，和面对性别暴力时很多男性的反应很类似：遇到有女性遭到暴力，他们会

说：“我要去制止，因为她们也可能是我的女儿/姐妹/外甥女”，言下之意如果受到暴力的女性是个素不相识的碧池，他们就不需要伸出援手，也不会被道德谴责。

柏林一家媒体最近赞颂了南德保守社区一个男医生的故事：这个医生虽然年事已高并反对堕胎，但坚持服务前来堕胎的女性，因为在这个保守社区他是唯一一个提供堕胎的诊所，而严格来说堕胎在德国仍然属于非法。

“4500个，”这家媒体写道，“15年内他把这么多小生命带入人世，来到人世的时候他们已经孤零零地死去了。”还附上一张怀孕9个月的肚子的照片。

且不说把一个厘米大的受精卵描绘成“一个死去的小生命”是故意煽情。又是这样一个男性作为英雄挺身而出的故事。他出于人道主义，拯救了大量迷途少女和堕落女性，并劝诫她们，“不要把堕胎当作避孕手段”。

而女性在这种话术下彻底沦为了烘托伟大



男性的背景和工具：她们是一群愚蠢到把堕胎当成兴趣爱好时不时要来玩一把的人。所以女权道路阻且长，拜托不要再跟我说什么“被解放的男性”。

（来源：明镜专栏）

▲ 女权之路道阻且长。

【德国 01.20】当芬兰总理桑娜·马林宣誓就职时，她并没有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女性从政在芬兰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议会中的女性占42%。

但很不幸，全世界都在宣传她的女性身份，以及芬兰政府的女性比例。世界范围内，仅有6%的国家元首为女性（比如新西兰、丹麦、德国）。女性在议会、立法会、政府中仍然属于少数。

全世界议会中女性占比最高的国家是卢旺达，有61%的议员为女性。但对于卢旺达议会中的女性究竟有多少话语权，批评者一直表示怀疑。在议会中强制女性比例始于拉丁美洲。阿根廷在1991年首次规定了议会的女性比例，此后有14个拉美国家跟进立法。

目前全世界仅有卢旺达、古巴和玻利维亚的女性议员人数超过男性。

在部长中，女性最常见的职位是社会保障相关的职位，其次是家庭和儿童部门。其他常见部门包括教育、环保、性别平权、健康等等。而经济、交通、财政、国防部门则基本全部由男性把持。德国是很少见的例外：目前在任的国防部长是连续第二位女部长。







(来源: 明镜周刊)

▲ 女性执政才能真正掌握话语权。

【日本 01.21】最近多档节目以“女性专用车厢”为题,进行了负面的报道。称女性专用车厢是“女人的战场”,互相之间会产生攀比心理。还因为“香水和化妆品的味道太浓让人不适”、“没有男性所以女性们很不注意言行举止”等原因,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意使用女性专用车厢。

这些节目播出之后,网上疑问声不断,也引来了大量的批评,说节目内容本身是“蔑视女性”。15日,TBS的“Nスタ”也以“为什么女性不愿意使用女性专用车厢?”为题,做了一期街头采访节目。

节目里播出的采访近8成是表示不愿意使用女性专用车厢,理由仍是“化妆品香水味浓”、“女性专用车厢里的女性不守礼节”

等,但最后公布调查结果的时候,又表示一共随机采访了50名女性,其中40名女性表示自己是愿意使用女性专用车厢的。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节目里播出的大都是不愿意使用女性车厢的人的观点?以及,播出的内容里,质疑“为什么要作为受害者的女性们改变自己的行动”、“反过来讲,是女性就必须使用女性专用车厢吗”等观点,也被划进不愿意使用女性专用车厢。

节目里还使用暧昧模糊的说法,称是因为1988年“地下鉄御堂筋線事件”(一名20岁的女性帮助在地铁里受到性骚扰的女性之后,自己反被两名性骚扰者记恨,被尾随之后强行带走遭受强奸),所以2000年才设立了女性专用车厢。实际上,比起说因为12年前的事件设立女性车厢,更合理的是因为2000年的“被冤枉性骚扰”事件,才设立了女性专用车厢。

17日, TBS电视台在节目中就此进行了道歉, 表示“没有好好传达出接受采访的女性们的观点, 只作为“不愿意使用女性专用车厢”的观点播出, 对被采访的女性们深感歉意, 抱歉。”

▲ 日本的电视台也好, 国内翻译成中文上了热搜的视频也好, 都是看准了这件事有争议性, 故意挑起话题增加关注度, 内容本身并没有代表日本大多数女性的意见。

但带来的后果是, “女人就是麻烦”、“女人最大的敌人是女人”这样的厌女观点深入人心。为日本女性们就这样被代表感到不平, 也为那些“我自己是女人, 也觉得女人就是麻烦”的声音悲哀。

【美国 01.29】《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Sonmez在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因空难去世后, 通过她的推特账号转发了一篇有关科比布莱恩特2003年强奸19岁青少年的历史文章。

科比布莱恩特曾在科罗拉多一家酒店性侵酒店前台, 对受害者造成了身体伤害, 并留下大量证据。但受害者迫于压力于一年后撤销了诉讼。

这篇推特以及《华盛顿邮报》受到了包括特朗普的儿子小特朗普的攻击, Sonmez还遭遇严重网暴, 收到上万条辱骂和死亡威胁, 个人住址被公开。

华盛顿邮报却决定对这名记者停职处理, 理由为“擅自发文, 扰乱邮报其他记者的正常工作”。

《邮报》的声明在旗下记者中引起轩然大

波, 有超300名邮报记者联名表示抗议。

“如果记者仅仅因为发表与邮报意见相左的文章就能被停职, 那我们整个新闻组都可以回家休息了。”一名专栏记者说。

Sonmez透露主编认为她的推特内容“与负责的板块内容不符”, 以及“你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让其他邮报记者很难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 但对于她被网暴和在家中受到严重人身威胁的事实却不管不问。

几年前, Sonmez曾经作为两名受害者之一公开指责一名资深男记者性侵, 并在推特上分享了作为性侵幸存者的经历。这一篇推特也曾受到华盛顿邮报的警告, 被指“违反邮报的社交媒体规定”。

最后Sonmez说, 一篇转发的他人写于几年前的文章也能引起如此强烈的针对她的仇恨, 正说明了为什么性侵受害者大多选择三缄其口: “所以我们有职责全面公正地报道公众人物, 不论事实有多么难听。”

《华盛顿邮报》昨天终于撤回了对Sonmez的停职处理, 并公开道歉。

(来源: 卫报)

▲ 媒体有职责全面公正地报道, 不论事实有多难听。

2月

【英国 02.04】刚刚结束颁奖的英国电影学院奖 (BAFTA) 再一次荣获“老白男”的称号。今年学院奖主要奖项的演员提名是清一色的白人演员。另外, 虽然今年有多部非常优秀的由女性导演的电影, 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的提名名单却仍然是全男性。

BAFTA的所有历史提名中, 白人占比高达94%。自2013年以来, 再也没有过女性导演被提名。在去年受到舆论严厉批评后, 组委会曾尝试改进, 包括增加“最佳演员选角”奖项。演员选角是电影行业中鲜见的由女性主导的岗位, 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各大电影节的奖项五花八门, 却从来没有过给这个重要职位的奖项。

今年BAFTA的情况并不是个例。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也全为男性。过去总有人说这是因为女导演的人数少作品也少; 但在今年女导演优秀作品井喷的情况下, 女性却仍然被完全忽略。比如《小妇人》《燃烧女子的肖像》《别告诉她》《舞女大盗》《纪念品》等等。虽然女导演在独立和艺术电影中早已占据一席之地, 但很少有女导演能够执导商业大片。这一状况将在今年改变。2020年, 最值得期待的10部院线大片中有5部是女性导演: 《神奇女侠1984》、《黑寡妇》、《永恒族》、《木兰》和《猛禽小队》。

(来源: 卫报, CNBC)

▲ 与其参与老白男们的游戏, 不如自己设置游戏规则。女性值得有属于自



己的电影节。

【美国 02.05】南达科他州的众议院于周三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禁止该州的医生向16岁以下的儿童提供一种抑制产生青春期荷尔蒙的药物；法案还将禁止对儿童进行性别置换手术和激素治疗，即使在跨性别儿童中这些措施仍较少见。

法案的支持者表示这些医疗选项可能会伤害年轻人，ta们可能无法完全了解和承担风险。

禁令的反对者说，这些药物对于跨性别儿

童维持心理健康发挥了关键作用。这项法案在美国各地引起了医生和社会活动家的强烈反对。ta们说，支持法案的观点根源于片面和错误的信息，ta们试图挑战美国儿科学会和其他主要医疗组织设立的医疗标准。

跨性别儿童的专家和父母们警示公众说，这样的限制可能会进一步伤害已经苦于青春期发育和性别焦虑症的年轻人。本月初发表的一项针对20619名跨性别成年人的研究发现，希望并确实服用了青春期荷尔蒙阻滞剂的人，在30多岁时自杀念头或自杀企图的可能性较小。

禁令以46票对23票由该州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参议院中此法案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反对声音，但法案要在参议院中也被投通过才有实施的可能性。南达科他州州长将行使最终决定权，决定该法案通过与否。

（来源：The Guardian）

▲ 党派竞争的代价，不应让跨性别儿童来承担。

【德国 02.06】在家务的分工上，德国家庭里仍然是女性承担了大部分工作。15年前的电视广告中经常出现愉快地熨衣服、打扫房间、做饭、看护孩子的家庭主妇形



象。而在今天,在绝大多数母亲有自己的全职或兼职工作的同时,他们面对这样的广告只能苦笑:因为这些家务活仍然得她们来干。

新一代的女性在工作的间隙还要考虑如何安排家务,使她们身体上和精神上都疲惫不堪。有女性博主建议,母亲们应该学习德国的汽车行业,将高效精益生产的理念带入家务劳动,包括将家务重新分配给其他家庭成员。

事实上德国这一代“被解放的女性”仍然深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思想的影响。她们仍然会因为家庭原因而选择兼职工作,但从家务劳动中却已经不能像50年代家庭妇女一样说服自己产生成就感。她们对不能专注于工作和不能全职照顾家庭抱有同样的愧疚感,使她们永远在努力成为一个超人。

文章建议政府在新的一个10年里通过以下几点改善这种局面:

取消以家庭为单位的免税措施。当一方(通常为母亲)年收入少于纳税最低限时,

家庭可以享受这一部分收入差额的免税待遇。但这种政策实际将家庭中的弱势一方更加绑定于家庭,使他们成为一个资本社会的二等公民。

性别薪酬差异必须消除。政府必须强制公司透明化薪酬水平。目前德国女性在同等岗位和条件下与男性的薪酬差距平均为21%。

正视养老中的性别不平等。由于女性的加护以及看护劳动不被资本社会认可,养老金仅与有形的工作薪酬相关,老年女性的养老金比男性少了53%,造成大量老年女性贫困人群。

增加儿童看护的公共服务。目前的主流托儿和基础教育服务都只到下午1点,双职工家庭必须支付昂贵的私人看护费用。目前德国的教育支出仅为GDP的4.2%,低于欧洲平均水平。

(来源:明镜周刊)

▲ 提倡家务有偿化。





【韩国 02.10】跨性别学生A在变性手术之后,于2020年度的大学入试考试中,考上了淑明女子大学。

据首尔经济新闻报道,2月7日学生A表示打算放弃入学,因为看到校内对她入学的反对活动和舆论,感到压力和恐惧。学生A称自己打算来年重新考一次大学,不会再选择女子大学。

诚信女子大学、淑明女子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首尔地区的6所女子大学的21个团体,在4日发表声明,称“反对威胁女性权利的性别变更”。该主张称“进入女子大学不是承认男性变为女性的手段,反对不是出于嫌恶,只是希望能保护住女性的安全空间。”

另一方面,淑明女子大学的少数者人权委员会的学生公开支持学生A入学,发表观点称“个人的性别认同不该由第三者来裁决,借着女权主义的名义反对跨性别者入学就是歧视和嫌恶。”

▲ 不要由受压迫者变为压迫者,不要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

【美国 02.11】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对960名受访者进行的研究表明,男性更不愿进行回收或其他环保行为,因为他们认为环保行为损害了他们的雄性形象。购物时男性会刻意回避使用可重复利用的购物袋,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样会被其他男性认定他们在寻找同性伴侣。

事实上,无论被访者的性别,“环保行为”都被认为是更女性化的。而男性普遍把“女性化的男性”联想为“同性恋”。研究者说,这些性别刻板印象将妨碍一些男性做出有利于环境的行为。

这一研究结果也表明,社会恐同文化的受害者并不仅限于性少数人群,而是我们所有人。这种文化会影响异性恋男性,使他们做出对社会有害的选择。

作为这项研究的另一部分,研究者还调查

了不同性别受访者的社交倾向。他们发现男性会排斥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女性。

“我们很惊讶，因为受到不利影响的仅限于女性。”研究者说，“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但显然这种社交后果是存在的。这些女性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她们被排斥在外。”

（来源：卫报，独立报）

▲ 所有人都是性别刻板印象的受害者。

【美国 02.13】在对美国近9万份医科学生成绩报告中的评语部分进行语义分析后，加州大学的一群研究者发现，导师对女性的评语用词相比对男性的评价有明显差异。

研究者发现，即使男性与女性有相同成绩，导师在评价女性时，更倾向于评价其个人特质，比如“可爱”；而在评价男性时，则更偏好使用与职业特征相关的描述，比如“方法科学有系统”。

目前在医学研究机构中有超过40%的研究员为女性，但女性管理者仅占18%。在长期任职（超过12年）的主任级别管理者中，女性仅占7%。

（来源：自然）

▲ 强调个人特质，弱化专业度，也是许多媒体对女医生护士的报道策略。

【美国 02.13】在刚刚结束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直播中，一则女性产后恢复的产品广告被奥斯卡和美国广播电台拒绝播放。



在商业广告准则规定中，女性卫生用品和“枪支弹药，色情，宗教和政治宣传”同属一类。

这则60秒的广告在新生儿哭声中开始，描绘了一名处于崩溃边缘的母亲穿着类似纸尿裤的加厚卫生巾，脚步沉重地走进卫生间。

广告结尾处出现了该公司的产后恢复产品，并配以文字“产后恢复不需要如此辛苦”。

广告虽然已经十分隐晦，却仍然被奥斯卡以“影像过于逼真”为由拒绝。这家公司随



后在线上媒体公开了这则广告,引发大量女性点赞。

许多母亲说,这是对她们产后遇到的困难的真实描绘,并感谢这家公司让她们终于意识到这种困难并不只是影响自己。

“经历过这一切的我相信,只有当女性的正常生理体验不再被污名化时,我们的社会才算真正进步了。”一名演员留言。

“这样的产品旨在帮助女性渡过她们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让她们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更好照顾自己——这样的广告因为‘过于逼真’而被拒绝播放,你们想要对

这些女性说什么?” CNN的一名新闻制作人质问奥斯卡。

这家女性产品公司的CEO认为,舆论对女性生理健康话题的忌讳,直接导致许多年轻女性在怀孕前后对可能存在的困难和风险一无所知。

“虽然这种经历非常普遍,但却很少为人所知。”她说,“因为这个社会允许我们分享的相关信息太少了。”

(来源: 纽约邮报)

▲ 女性的正常生理体验不应被污名化。

奥斯卡拒绝播放这则广告之后,女性观众的反抗无疑是这场女权营销中最大的亮点。如今的美国女权女性,已经能大方自如地表达愤怒,呼唤改变。

下一步我们所能期待的,也许是在这样的女权营销中听到更多男性的声音。在身边女性的孕期前后感到迷茫、心疼、烦躁的男性们,认真地去倾听和满足她们的需求吧。



【日本 02.14】自然灾害并不是“无差别”的给每个人相同程度的影响, 研究表明, 性别和年龄有很大的影响。女性往往在灾害中更容易受害, 这并不是因为女性的“性别”本身, 而是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导致的。

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中, 据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特区的调查显示, 女性死者是男性死者的3倍, 更有的村子80%的死者都是女性。该地男女性别比差距不大, 造成死亡性别比差距悬殊的是文化和习惯。该地没有女性游泳的习惯, 所以求生手段比不上男性。而且女性通常承担着照顾孩子和老人的责任, 往往在照顾他们的时候受害。1970年孟加拉国发生的气旋灾害时, 女性死者的人数甚至达到了男性死者人数的14倍。

根据对14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 灾害中女性死者数高于男性, 日本也不例外。东日本大地震受灾的三县中, 女性死者数高于男性, 且80岁以上老年女性死亡人数占了女性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三县中80岁以上老年女性占人口的不足一成)。

此外, 由于避难所的管理人员96%~97%是男性, 决策层和管理层女性占比少, 女性的需求往往不被重视, 很少考虑到女性的情况, 比如物资中缺少女性生理用品。并且, 往往在报道灾害的时候, 来取材的也多为男性, 所以报道中缺乏女性视点, 女性的情况和需求也就被无视。

▲ 没有偶然, 是不平等导致的必然。

【美国 02.17】美国麻省的一所大学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性别薪酬差异调查, 调查

对象是美国的7个联邦政府科研机构, 包括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等。他们发现, 即使在严格制定了薪酬等级的联邦政府机构, 女性员工仍然比相同岗位的男性少赚27%。

在调查中, 研究者获取了这些联邦科研机构的280万条聘用记录, 包含1994-2008年的所有员工记录。虽然调研的时间段在10年前, 但报告的结论仍然引起了多方注意。因为政府机构雇佣人员需要严格的岗位描述和薪酬水平, 理论上不应有如此巨大的薪酬差异。

研究人员发现, 许多政府机构为了与私企竞争, 有权向优秀的申请者提供政府规定的薪酬级别以外的附加薪水。以NSF为例: 在2008年, NSF对超过60%的男性



员工提供了附加薪水,而仅仅向30%的女性员工提供了这项福利。在美国农业部(USDA),收到附加薪水的男员工人数是女员工的6倍。而在能源部(DOE)——一个传统上由男性把持的机构——在高薪职位上几乎只聘用男性,而把低薪职位留给女性。

(来源: Nature)

▲ 严格的法规,都不能阻止性别歧视。由此可见,促进性别平等的法规并不是矫枉过正。

【日本 02.18】知名啤酒品牌Heineken近日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则宣传广告,打破了性别刻板印象——大家普遍观念里的“男性喝啤酒,女性喝鸡尾酒。”



【美国 02.19】一位美国女创始人Giorgi讲述了她融资时被投资人性骚扰的经历。她经常要面对全部为男性的投资公司,而她的男雇员经常被误认为她的公司创始人。她还经常被问及是否已生育或是否打算怀孕。当Giorgi终于获得了一个投资人的资金许诺时,当晚她收到了这个投资人的裸体照片。她最终决定拒绝这个机构的投资,并拉黑了他们的所有联系方式。

Giorgi的经历并不是个例。在美国,风险投资行业完全被男性把持,有85%的投资公司合伙人为男性,甚至71%的投资公司在高管中没有任何女性。在投资选择上,仅有2.6%的风险投资资金投给了女性创业者。有创业者曾诉讼投资人性骚扰,但由于投资公司的强大律师阵容而败诉。

所以Giorgi决定要从源头解决可能的性骚扰风险。她起草了一份“坦诚条款”,要求任何投资公司在考虑投资她的公司以前,都要同意公开他们受到的任何性骚扰或歧视指控。目前Giorgi已经筹集了超过150万美元投资,所有投资人都签署了这份坦诚条款。

“不要低估你自己,” Giorgi说,“你有权要求别人尊重你。”

(来源: NPR)

▲ 别低估你自己,你有权要求别人尊重。

【日本 02.20】埼玉县议会废除了由女性职员端茶倒水的惯例。过去专门雇用了7名临时女性职工来负责准备茶水。出于削减经费的考虑,自民党县议团提出该提案,各党派都表示同意。从2月20号的会议开

始，县议员开会时自己带水杯或水瓶准备茶水。

▲ 那么，其他地方，那些并没有多拿工资、却要指使端茶倒水的女性员工呢？

【德国 02.21】2019年联邦反歧视报告的调研结果显示，德国有超过9%的人在最近三年内曾经在工作场所受到性骚扰，实施骚扰者中80%为男性，受害者中有67%为女性。

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定义包括：带有性暗示的笑话、辱骂，以及过多不必要的接触。80%的受害者遭到了重复性的骚扰。仅有不到2/3的受害者选择当时对骚扰者提出警告。最容易受到性骚扰的职业是面

向客户的职业，包括健康和社会服务、贸易、加工业、教育和培训。

对于性骚扰的反应因受害者的性别而略有不同。感觉被羞辱和严重自责的女性占48%，男性中占28%；感觉强烈心理压力的女性占41%，男性中占27%；感觉受到严重威胁的女性占30%，男性占21%。

2015年的反歧视报告中有12%的人在三年内曾受性骚扰，受害者性别比例与今年类似。

（来源：联邦反歧视报告）

▲ 工作场所性骚扰是一种权力展示。



【澳大利亚 02.22】近日，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通过了该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州立性别平等法案。在过去四年经过全州的广泛讨论后，安德鲁斯工党政府的《2019性别平等法案》已在议会通过，这在立法层面上为打破工作场所歧视和性别障碍迈出重要一步。

该法旨在确保工作单位公开报告其促进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的工作进展，同时还有施行性别平等的行动计划。该法还将制定一系列平等措施，例如公共服务部门、大学和地方政府需要每四年制定和实施性别平等行动计划并报告其进展。此外，相关监察系统也将建立，用以调查诸如弹性工作、怀孕、育儿假和公共组织退休金等方面的情况。

维多利亚州女部长加布里埃尔·威廉姆斯 (Gabrielle Williams) 将该法案描述为一个足以影响维州的政策、社会规范、文化期望和态度的“世代机会”：“该法案是改善女性和所有维州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机制，它将确保在公共部门、议会和大学里工作的近38万维州人的雇主采取实际行动，促进性别平等。”

她还说：“该法案确保维多利亚州在改善性别平等方面将继续领先全国，使所有性别的人都能够享有平等的权利、机会、责任和成果。”

Gender Equity Victoria的CEO坦嘉·科瓦奇 (Tanja Kovac) 说：“性别平等至关重要，不仅是为了阻止那些正在伤害着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暴力，而且对于维多利亚州未来的经济也很重要。只有解决了性别工资差距和生育惩罚，才能真正释放女

性的经济潜力。”

(来源: Women's Agenda)

▲ 将性别平等、妇女赋权融入公司的政策和运营中，不仅能让女性充分参与经济生活，也能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日本 02.26】7成女性使用信用卡贷款是为了“生活费”。8成年收入不到300万，还款超过5年。

调查显示，8成女性信用卡贷款用户的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水平，使用信用卡是为了做“生活费”。使用信用卡贷款的女性中，约有7成是为了“保障生活费”。另外约8成的年收入不到300万日元，其中年收入不到100万日元的人占2成以上。

据调查，借款期限超过5年的人也很多。在自我破产件数连续2年超过7万件的情况下，女性贫困的现状再次浮出水面。

该调查以曾用信用卡贷款的全国20—50岁的400名女性为对象，于2020年1月在网上进行(网络媒体“witsumoney”调查)(小数点以下舍去)。

第一次使用信用卡贷款时的年收入“100万日元以上不满200万日元”最多，占到27%，其次是“200万日元以上不满300万日元”，占28%。“不到100万日元”的也有23%，年收入不到300万日元的女性占全体的79%。

选择信用卡贷款的理由最多的是“生活费的保障”，占64%。紧随其后的是18%的“娱乐、交际费”。

另外，回答“保障生活费”的比率为已婚75%，未婚58%。

关于信用卡贷款的总额，回答“100万日元以上200万日元以下”的最多，占14%。

在贷款期限方面，回答“5年以上”的人最

多，占35%，不到1年还清的占20%左右。

第一次使用信用卡贷款时的属性是公司职员41%、临时工28%、合同工11%、全职主妇7%。

负责调查的财务策划人伊藤亮太说：“通过其他调查结果显示，年收入低的人使用信用卡贷款的情况很多。如果是为了生活费而使用信用卡贷款，如果不是为了一时的对策，而是每个月都使用信用卡的人，就应该尽快重新考虑。预计全国有120万人处于多重债务状态。为了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受苦，最好制定‘借多少钱’、‘每月一定偿还’、‘多付不借’等规则。”





在此次调查中, 女性至今为止使用过的信用卡贷款最有效最多是“promiss”和“acom”, 各占30%。紧随其后的, 是“i - full” (24%) 大型消费金融公司, 另一方面, “地方银行” 15%、“三井住友银行信用卡贷款” 14%、“三菱UFJ银行信用卡贷款银行” 11%等银行信用卡贷款的使用者也很多。

据报道, 个人的个人破产申请件数在2018年、2019年都超过7万件, 呈增加趋势(NHK“个人破产7万件持续增加的无现金化的影响”)。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有人指出银行信用卡贷款过多, 女性的年平均工资为293万日元(2018年国税厅“民间工资实态统计调查”)。

在这次调查中, 信用卡贷款用户大部分都低于平均水平, 这一点值得重新思考。

【英国 02.27】近日, 伦敦大学学院(UCL)发布了禁止教师与学生间亲密关系的公告, 此举旨在保护作为权力下位者的学生免受潜在的权力滥用的伤害, 以及处理师生间利益冲突以及违反保密协定的问题。

UCL是英国第三所发布此类禁令的大学, 第一所和第二所分别为罗汉普顿大学和格林威治大学, 且据说还有一所大学也正在考虑中。

有人称自己在学生期间也曾和老师有过亲密关系, 他们都很享受彼此的陪伴, 也没有人因为彼此的关系而受到过伤害, 因此他担心该禁令会过于极端。

然而根据1752组织和全国学生会在2018年对1838名学生做出的调查结果, 实际上有五分之四的学生对师生间的亲密关系感到不适, 并且把这种关系描述为带有掠夺性质的。

(来源: The Guardian)

▲ 我们的流行文化惯于将师生关系浪漫化, 却无视了学生和掌握着成绩和毕业大权的老师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权力不对等, 是时候揭开这层浪漫的伪装, 让这层关系变得更平衡一些了。

3月

【美国 03.03】美国纽约2016年施行条例，单人用厕所禁止以男女划分。现在几乎所有的办公楼、饭店都设置有不不论性别，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无性别厕所”。

美国特拉华州的研究生Chen Haobo制作了跨性别者专用的内裤，可以隐藏遮盖性器官，希望能让跨性别者更便利的生活。世界上约有2500万跨性别者，Chen希望可以开发出可以大量生产，适合于跨性别者的内裤。

美国东部康涅狄格州3名女运动选手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希望禁止跨性别者以女性的身份参加高校比赛。3人因为有跨性别者参加比赛，导致自己未能取得名次，获得奖学金。这违反了联邦法律规定，侵犯了女性接受教育和参加体育的权利。其中一名运动员表示：“性别同一性的考虑和生物学上的公平是不同的问题，所有的女性应该拥有公平的竞技环境。”

举办比赛的州学校协会表示，基于州的法律，每个学生都应该被以自己认同的性别对待，比赛允许跨性别者参加并没有什么不妥。一名跨性别运动选手表示，“我作为女性，只是和周围的人一样去参加比赛而已。但即使获得了胜利，也会受到批评，努力不会被认可，对此感到十分心痛。”

▲ 竞技运动中围绕跨性别者的争议一直不断，该怎么样实现平等和



公平？

【美国 03.04】在MSNBC的金牌节目Hardball主持了多年的Chris Matthews在周一的节目上突然宣布退休，他为自己过往的言论道歉并说道：

“在政坛、媒体上，我们看到那些准备接管美国的年轻一代人正在为他们自己的事业奋斗着，他们在职场证明了自己，他们成长中所秉持的准绳比我那个时候更高——公平的准绳。很多准绳都和我们如何对话有关。对女性外表的称赞，对于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男人来说，曾被不正确地认为是可以的，当然这永远都不合适，过去不好，现在肯定也不行。对于我过去对女性做出的此类评论，我深表歉意。”

这场风波紧随GQ近日的一篇报道发生，记者Laura Bassett在其中讲述了自己过



去在上Matthews节目时他说过的不恰当的挑逗话语。

“2016年时，我正准备上台讨论对特朗普的性骚扰指控时，Matthews对着坐在化妆椅上的我说道：‘噢为啥我还没与你陷入爱河呢？’我当时紧张地笑了一下，然后什么话也没说。他随后又对化妆师道：‘继续化吧，我感觉我就要爱上她了。’

还有一次，他的人堵在我和镜子中间，对着我当时为上节目而穿的红裙恭维道：‘你这是今晚要去约会吗？’”

Matthews在现场直播上的评论在过去几周里屡屡引起要求他下台的呼声。他还在Sanders拿下Nevada后将之比喻为纳粹在二战中拿下了法国。而在采访Elizabeth Warren的时候，说到有女员工指控Michael Bloomberg在明知自己怀

孕的情况下教唆她堕胎时, Matthews不停质问Warren为什么她会觉得Michael Bloomberg撒谎了。“他有必要撒谎吗?(就这点小事值得)他撒谎来保护自己?”

(来源: 卫报)

▲ 问问看你周围的人, 有多少人觉得他“对女性外表的称赞”完全没问题而且也不值得道歉的呢?

【美国 03.04】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致力于推行禁止跨性别女性参与学校女子运动团体的提案。该提案在被各州热烈讨论的同时, 引发了LGBTQ群体的强烈抗议。

“男性应该和男性一起竞争而女性应该和女性一起比赛,” 亚利桑那州的一名共和党代表Nancy Barto如此说道: “世界上只存在两种性别, 且无论有多少跨性别激素注入某人的体内, 都无法让赛场变得公平。男性生来即是男性。你不可能改变自己的DNA。”

Barto提出了“拯救妇女运动条例”并已经得到了共和党人们的支持。“近期研究恰恰证实了就算注射了雌性激素, 男性仍然表现出显著优势。他们的骨骼更强健, 肺活量也更大。” Barto说道。

Nancy Barto认为此提案将为女子竞技带来公平公正。如果该提案通过, 它将在所有学术院校生效。她补充该提案主要致力于保护女性体育竞技, 并不包括性别认知为男性的跨性别者。

该提案面临着各方各面非常激烈的反抗,

反抗者也包括ACLU of Arizona, 即亚利桑那州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是在试图孤立、侮辱跨性别者, 将跨性别年轻人排除在体育竞技之外。” 亚利桑那州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政策咨询人Amanda Parris说道。

“每一个孩子都有权选择自己是谁。没有一个孩子应该为此而受到区别对待。” 该州民主党代表Daniel Hernandez表示。

(来源: voxnews)

▲ 对于该提案的争议从未停止。

【韩国 03.05】韩国已逝女演员兼歌手雪莉 (Sulli) 曾在自己拥有百万粉丝的Instagram帐户上发布不穿胸罩的照片后引起了广泛传播从那以后, 她成为韩国“无胸罩”运动的领袖。她向公众发出明确信号, 穿或不穿胸罩是关乎“个人自由”的问题。

尽管有许多支持的信息, 但她也收到许多



强烈反对的声音。许多社交媒体用户称她是“追求关注的人”，并指责她故意博出位。

一些Instagram用户评论道：

“我明白穿胸罩是个人选择，但她总是拍自己穿紧身衣让胸部轮廓凸显的照片。她不必这样做。”

“我们不责怪你不穿胸罩。我们要告诉你，你该隐藏自己的乳头。”

“你该感到羞耻。你能穿成这样去教堂吗？你可以穿成这样去见妹夫/姐夫或者岳父岳母吗？”

“不仅男性觉得不舒服，女性也是。”

在韩国寻求自由的女性中，这并不是一个孤例，2018年反抗韩国社会对女性不切实际的审美要求的“脱下束身衣”（Escape the Corset）运动崛起。韩国女性被要求在化妆和护肤上花费很多时间。许多女性剪掉了长发，不再化妆。他们将这些作为反叛行为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许多女性表示，这两个运动间存在重大联系，它们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方式表明了一种新的行动主

义。近年来，韩国女性一直在抗议父权文化、性暴力，以及男性在洗手间和其它公共场所留下针孔摄像头等犯罪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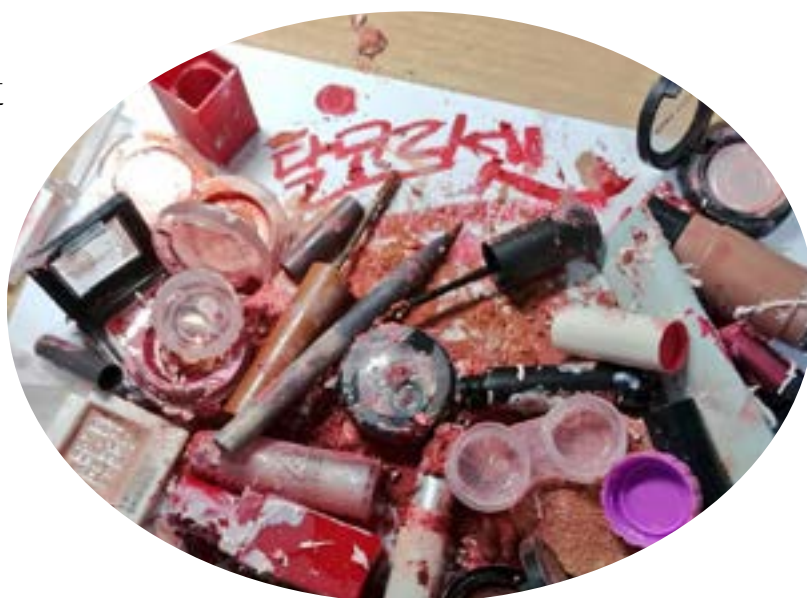
2018年韩国爆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女性抗议活动，成千上万女性走上首尔街头呼吁打击针孔色情片。这些接受采访的女性表示，她们现在面临两难选择：她们支持“无胸罩”运动，但她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在公共场合这么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源于“凝视式强奸”的恐惧。在韩国的语境中，它指的是过度注视让人们觉得受到侵犯。这一运动并非只发生在韩国首都。

它还激励了来自韩国大邱的22岁企业家和服装设计专业学生李那炫（Nahyeun Lee）。自今年5月以来，她一直在卖乳贴片，

销售口号是：“如果你没穿胸罩，没关系！”

（来源：BBC）

▲ 纵观整个服装历史，胸罩一直都是同金莲鞋和紧身衣以及高跟鞋一样的男性凝视产物。即便支持它们的人们总是找百般借口说“胸罩有益胸部健康”、“不穿内衣的人是不检点的”，但科学证明长期穿内衣会增大乳腺癌的风险，“不检点”也是一个人造



非常主观的理由，没有证据说不穿内衣会得性或者其他方面的疾病。女性的身体不该由他人来塑造理由定义，女性属于她自己。

【英国 03.06】东南铁路和大西部铁路最近签署了一项计划“庇护之路”，根据这项计划，来自英格兰南部、西中部地区和威尔士南部的家暴受害者可以申请免费火车票，以抵达安全的庇护处。

这项计划是东南铁路一名车站经理Darren O'Brien的点子，他说这虽然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却可以给处于绝境中的受害者带来很大的改变。

家暴受害者可以与妇女援助组织（Women's Aid）取得联系，或者也可以求助于家暴热

线或本地的外展服务，如果有需要的话，受害者可以获得一处用以庇护的安身之所和前往庇护处的免费车票。

妇女援助组织（Women's Aid）的代理联合主席Adina Claire说道：“受害者离开伴侣的最大障碍是钱的问题，而这项计划，能让他们在遭遇伤害时起码少担心一件事。”

（来源：BBC）

▲ 帮助家暴受害者不仅仅是号召他们离开家庭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我们整个社会组织

起一个网络来为其提供保护。

【英国 03.07】英国上诉法庭近日开庭受理的上诉案，就围绕护照性别选项争议。权益人士克里斯蒂·艾伦-凯恩（Christie Elan-Cane）诉内政部护照科的现行政策不合法，涉嫌侵犯人权，2018年6月被英国高院裁定败诉，随后提交上诉法庭。

由此，护照性别选项问题又进入公众视野。它涉及到人权、平等、法律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护照和各种表格上的性别栏增加一个选择，被权益组织提到尊重人权的高度。

对于性别认同“非二元”群体，官方证件上设第三性别等于承认中立性别，意义深远。

在现实日常生活中，这可以为他们免去许多令人不适、不快甚至感到隐私受侵犯的言语交流，在需要检查证件的各种场合不再遇到各种困阻。在他们看来，证件上这个“X”意味着认可和尊重。

目前已经有10个国家发放三种性别的护照：男性、女性、中性：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德国、马耳他、新西兰、巴基斯坦、印度、爱尔兰和尼泊尔。

美国有几个州，包括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和俄勒冈，在发驾照和出生证时也增加了第三性别：中立/中性。



联合国下属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O) 已经更新了有关标准, 规定机场的护照检查机器的设置中必须增加一个性别选项, X, 意思是不详、不注明、未注明。

争取法律和社会认可非二元性别认同的活动, 在英国始于25年前。迄今为止, 英国护照上的性别选择只有男性和女性。克里斯蒂·艾伦-凯恩 (Christie Elan-Cane) 认为这种现行政策是不合法的。根据欧洲人权公约, 法律保护私人生活受尊重、不因性别和性取向受歧视的权利, 非男既女的性别选项违反了这些法律条文。艾伦-凯恩诉内政部的讼案2018年6月在英国高等法院败诉。

(来源: BBC)

▲ 人生来的指派性别不能由个人决定, 对于社会性别不同于指派性别的人, 应该尊重ta们的个人选择。性别是一个长远的话题, 任重而道远。

【美国 03.09】艾丽西亚·罗迪斯 (Alicia Rodis) 的工作是监督美国一家主要电视网络电视连续剧的拍摄过程, 拍摄过程非常复杂而且大胆。她在那里是为了确保导演遵守参加活动的30位演员各自设定的亲密界限。她在一个大的电子表格上记录他们同意的条件, 以确保当摄像机转动时每个人都感到舒适。

就在几年前, 这些女性还不会从事这项工作。

现在, 她们是整个娱乐业发展最快的职业群体之一。作为训练有素的主持人, 她们帮助表演者和制作人员处理涉及身体接触的敏感场景, 从拥抱和亲吻到裸体或模拟性现场。

就在几周前, 强大的美国演员工会SAG - AFTRA发布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通过雇佣这些亲密关系专家来规范性爱场景。这是一项更广泛的运动的一部分, 旨在阻止娱乐业的性行为不端。

SAG-AFTRA主席Gabrielle Carteris说: “这是出于我们成员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演员们, 尤其是女性, 大声说出自己的故事。不仅是关于韦恩斯坦, 还有其他很多人。”

67岁的前电影大亨哈维·韦恩斯坦 (Harvey Weinstein) 上个月在纽约的一场审判中被判犯有两项性侵罪。对他的指控引发了#MeToo和#TimesUp运动。从那以后的两年里, 好莱坞对亲密关系协调员的需求激增。

这个问题已经酝酿了很久, 最近, 艾米莉



亚·克拉克 (Emilia Clark) 谈到在《权力的游戏》中拍摄一些让她觉得“可怕”的露骨场景。

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现在和所有这些人一起拍摄全裸的电影，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不知道别人对我的期望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们有特技协调人，编排打斗场面，当涉及到身体暴力时，我们真的会照顾人，”艾丽西亚·罗迪斯 (Alicia Rodis) 说，她最初是作为一名打斗舞蹈指导接受培训的。“但是，当涉及到亲密和裸体，这是另一个高风险的情况，没有考虑到所有。这是令人震惊的。”

电影行业的权力格局让演员们——尤其是女性——很难在不开心的时候说出来。“自我保护的首要原则是对你被问到的每件事都说‘是’。这真的是演员训练的一部分。”佩斯说。

(来源: BBC)

▲ “吾亦是”运动从好莱坞沿袭至中国，当我们还在对抗男性“阴谋论”质疑的时候，好莱坞已经着手来准备确保内容双方的体感底线。

平时质疑发声的女性的男性声称这是对有背景的男性的构陷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做出这种行动来担保自己的行为呢？

【墨西哥 03.10】国际妇女节隔天，墨西哥成千上万的女性参与了3月9日“没有我们的一天”的罢工游行，以使全社会对日



益严峻的性别暴力问题重视起来。

在墨西哥城，女性很少出现在公交、购物区或餐厅咖啡店等地方。2019年，墨西哥平均每天有10名女性被杀害，而据警察调查，有超过700起案件属于“女性谋杀”（由女权主义作家Diana EH Russell于1976年率先定义，即femicide，是一种基于性别的仇恨犯罪，女性因为她们是女性而被故意杀害）。

9号当日，很多学校因为游行而关闭，女学生们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学校的教学，一些必须要工作的女性则选择戴上紫色丝带或身穿紫色衣服来显示自己对行动的支持。而部分报纸上则设计有紫色的页面并将版面空间留下给女性作者。

大约有80000人走上了街头，抗议开始时还比较和平，但随后在部分示威者和警察的说法，示威人群中有一些人投掷了汽油

弹, 于是警察发射催泪弹回击, 最后有超过60人被拘捕。

墨西哥的性别暴力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 人们也对政府的不作为越来越不满。二月份的时候, 总统López Obrador曾表示国内的性别问题是媒体“操纵”的结果。他的这个说法遭到了很多批评, 他则随后表示他的政府会细心留意这个议题。

(来源: BBC)

▲ 不发声就会被认为性别问题“不存在”。

【英国 03.11】为了纪念周日的国际妇女节, 当天由全是女性包括四个姐妹组成的工作人员操作了从爱丁堡到伦敦的火车。为了鼓励更多的女性考虑进行铁路行业中的职业工作, LNER Flying Scotsman服务将在整个三月重新命名为Flying Scotswoman。这些女性担任的职位包括司机、培训经理和厨师。

凯利·塔斯 (Kelly Measures) 已经当了11年的火车司机, 她说, 和她的三个姐妹一起上火车是一个“骄傲的时刻”, 她们都来自彼得伯勒, 也像她们的父亲一样在铁路行业工作。

这位32岁的司机说: “我是一名司机, 这个行业中大多数人是男性, 但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来这里工作。” , “我们的爸爸在公司的工程部工作, 而我碰巧在铁路上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

她的姐姐托尼·泰斯 (Toni Measures) 是船上的厨师, 他们同父异母的妹妹杰米·提利尔 (Jamie Tyrell) 是一名忠诚的

高管, 艾莉·提利尔 (Ellie Tyrell) 是一名营销学徒。21岁的艾莉·提利尔说: “我们加入了需要各种不同技能的工作。”

最初的Flying Scotsman列车出自于将近100年前新成立的LNER列车上的第一列火车。

这列火车于1924年命名, 并于1928年开通了第一条从伦敦直飞爱丁堡的线路——这条线路也是这位苏格兰女飞人在整个三月里都要去的路线。LNER约42%的员工是女性, 但该公司委托对890名女性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5%的英国适龄工作女性没有考虑过从事铁路行业。

LNER的人事主管Karen Lewis说, 加入全女性服务是“了不起的事情”, 但她补充说, 该行业需要更加努力地吸引女性。

她说: “我们想做的, 是庆祝女性在铁路行业中所能发挥的所有出色的作用。在LNER, 我们试图让女性改变她们对铁路行业的看法。”

为了纪念国际妇女节, 英国将于本周五推出三列完全由女性员工运营的客运列车, “飞行的苏格兰女性”是其中之一。

来源: BBC
翻译: 汤达人

▲ 大多数的性别差异并不是女性不行, 而是女性“不能”, 如果女性团体本身就被认为是“不被需要的”, 那么“女性本来比男性差这种话”就毫无说服力。

【英国 03.12】Christie Elan-Cane曾



提请英国内政部在护照的男、女选项外新增“X”的性别选项，并认为英国目前的护照设计违背了国际人权法。Elan-Cane最初的诉求去年被伦敦最高法庭否决后，本周二高级法官们又驳回了上诉。

“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上诉法庭在今天上午已经做出了有利于英国政府的判决。”Elan-Cane在周二的推特上写道，并表示他们打算将此案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

目前已经有部分的国家在护照本上提供第三性别选项，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国际民航组织的标准下，“X”和“F”、“M”都已能作为性别选项被机器识别。

“合法身份是基本人权，然而对于无性别人群来说，我们好像被当做没有这个权利了一样。”Elan-Cane说道，“我们实在很难接受，一个自我认同并非二元的男/女的人要为了取得一本护照而假装是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性别。”

来源: CNN

翻译: 肥肥

【英国 03.13】一群女外科医生正在发起一项新的行动，以防止人们把她们误认为非手术人员。为了纪念国际妇女节，她们制作了个性化的磨砂帽，以便让更多的女性当手术外科医生。位于什罗普郡奥斯维斯特里的罗伯特·琼斯和艾格尼丝·亨特骨科医院 (RJAH) 表示，英国大约12%的外

科医生是女性。

吉莉安·克里布 (Gillian Cribb) 提出了制作“女权手术帽”这个想法, 她说, “许多人认为如果你不是男性, 你就不会是一名手术操刀的外科医生”。

她说: “这种情况正在减少, 但有时病人会感到惊讶。”, “我会和诊所里的病人谈论手术, 他们会问是谁在做手术, 因为他们认为你是女性, 所以你不会是那个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

该医院信托机构表示, 在创伤和整形外科分科中, 女性外科医生的数量下降到不到6%。“顶级女医生的收入低于男性。”她说, 她的新学员中有25%是女性。

“很高兴看到它在改变,” 她说。“当我接受训练时, 几乎没有女性外科医生可以成为我的学习榜样——那时的女外科医生实在太少, 所以我很高兴我可以成为当地女性注册医生的榜样。”

英国皇家外科学院说: “女性在外科手术中的比例一直很低,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这一行业取得成功, 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善。” , “我们的女性外科手术网络致力于进一步改善这一状况。”

来源: BBC

翻译: 汤达人

▲ 突破性别瓶颈不仅需要能力更需要勇气, 而女性的勇气就来自于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对女性的尊重、包容和理解。

【美国 03.19】帮助好莱坞拍摄更安全性

爱场景的女性Alicia Rodis, 是国际亲密总监国际组织的全职亲密协调员和联合创始人。

她的使命是: 监督美国一个电视剧的性爱场景的拍摄过程, 确保导演遵守30位演员各自设定的身体界限, 帮助她们构建一些敏感的场景, 从拥抱、亲吻到模拟性爱。

我们把这种设定演员间身体界限的人叫做亲密协调员。Alicia Rodis说: “我们有特技协调员, 编舞现场, 在涉及人身暴力时确实照顾到演员们, 但是当涉及到身体接触和裸露度时, 则完全没有考虑。”

就在几周前, 美国演员协会SAG-AFTRA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通过雇这些专家来规范性爱场景, 这是制止娱乐圈性不端行为的更具有驱动力的一部分。

SAG-AFTRA主席Gabrielle Carteris说: “这是出于我们对演员安全的关注。”她还说: “演员, 尤其是女性, 大声说出自己的故事。”

自2017年电影制片人Harvey Weinstein性侵女演员事件发酵以来, 他终于在上个月被判定犯有两个性侵罪。针对他的指控引发了#MeToo和Time's Up运动 (反对性骚扰的运动) 。

此后的两年中, 好莱坞对亲密关系协调员的需求急剧增加。妇女几年前就不会从事这项工作, 但现在, 它已成为娱乐行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来源: BBC

翻译: 小飞

▲ 娱乐行业的女性确实很可能会被性骚扰，这一职业就很巧妙的规避了这类问题，减少了很多对女性演员的伤害。此职业理应在全全球娱乐行业推广。

【德国 03.20】2019年联邦反歧视报告的调研结果显示，德国有超过9%的人在最近三年内曾经在工作场所受到性骚扰，实施骚扰者中80%为男性，受害者中有67%为女性。

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定义包括：带有性暗示的笑话、辱骂，以及过多不必要的接触。80%的受害者遭到了重复性的骚扰。仅有不到2/3的受害者选择当时对骚扰者提出警告。

最容易受到性骚扰的职业是面向客户的职业，包括健康和社会服务、贸易、加工业、教育和培训。

对于性骚扰的反应因受害者的性别而略有不同。感觉被羞辱和严重自责的女性占48%，男性占28%；感觉强烈心理压力的女性占41%，男性占27%；感觉受到严重威胁的女性占30%，男性占21%。

2015年的反歧视报告中有12%的人在三年内曾受性骚扰，受害者性别比例与今年类似。

来源：联邦反歧视报告
翻译：TJ

▲ 工作场所性骚扰是一种权力展示。

【印度 03.24】绞刑终结了轮奸案，但这远非真正的正义。那个给印度留下近8年

污点的故事以罪犯被绞死结束，这是个可怕的结局。

印度媒体将被害者乔蒂·辛格称呼为Nirbhaya，意为“无所畏惧”。2012年，四名对乔蒂·辛格实施轮奸及谋杀的男子于周五（3月20日）被绞死，这标志着一段漫长且痛苦的故事的结束。

然而这段故事揭露了印度在对女性实施性暴力方面骇人听闻的记录。

Nirbhaya的父母公开庆祝“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然而在行刑的德里监狱外，一大群人举着“强奸犯去死”的牌子，要求严惩凶手，在听到犯人被判处绞刑的那一刻他们欢呼雀跃。

这一切看起来并没有那么令人舒服。因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死刑就是对性暴力的一种威慑，而且自辛格被谋杀之后，印度就对强奸案实施死刑，但强奸案件发生率依然持续攀升。

“绞死强奸犯”是政客们展示给大众的一种应对性暴力事件的简单方式，但这种方式同时忽略了印度本土的潜在问题——到底是什么导致印度成为一个每2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遭到强奸的国度，一个对女性来说世界上最为危险的国家。

虽然这个案子震惊了全世界，并且迫使政府采取了所谓的行动，但事实上，什么都没有改变。妇女的地位低下依然是系统性的，生活在印度农村以及城市的妇女们，就仅仅是为了保证自己能安全地到达下一个目的地，也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提前谋划自己的出行。

女性报告性暴力的机制依然严重匮乏，法庭上依然有堆积的10多万起强奸案悬而未决，邦政府甚至不愿意为路灯等基本安全设备投资。

事实上，在公交车轮奸谋杀案发生以后，政府曾设立了10亿卢比（1.12亿法郎）的基金，用于资助各邦对妇女安全项目的投资，但是，至今仍然有91%的基金未启用，这个事实表明，即使资金充足，（政府）依然没有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尽管报纸上每天都充斥着各个年龄段的女性遭到强奸和谋杀的可怕事件，但去年11月发生在27岁的海德拉巴女兽医身上的轮奸案，再次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一切都表明情况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死刑的威胁并没有能阻止着四名男子破坏女孩的摩托车，摩托车倒地，她接近他们请求帮助，然后男子轮奸她，让她窒息，最后烧掉她的尸体。

这起事件之后，马上绞死这些人的声音再次激荡起来。当警方称由于罪犯试图逃跑所以当场击毙了他们之后，全国上下也是一片欢腾。

除非整个社会和政府都接受暴力只会导致暴力的观念，而且处决几名罪犯并不能治愈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性暴力问题，否则印度妇女将永远无法获得安全以及真正的正义。

来源: The Guardian
翻译: Karen



▲ 让作恶之人一死了之只是表面工作，远非将问题根本解决的方法，改变产生恶的思想根源才是，而这项工作并不容易，需要无数个觉醒，无数个达成共识。

【南非 03.25】随着冠状病毒在南非传播逐渐扩大，对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虽然感染者中男性居多，但女性则还要面临其他的社会问题。

据联合国妇女事务执行主任普姆齐勒·姆兰博·恩库卡 (Phumzile Mlambo Ngcuka) 说：“现在各国政府要认识到妇女所作的巨大贡献。”

前南非副总统姆兰博·恩库卡 (Mlambo Ngcuka) 在声明中敬告各国政府“关注女性比例过高但低薪酬的行业，如日结工作，从事清洁、护理的工作，收银员和餐饮部门以及非正规工作。”

同时在21天的禁闭期内，家庭暴力上升的也是妇女权利组织最为关注的问题。埃博拉和兹卡病毒爆发的证据表明，在封锁期间，家庭暴力事件都有所增加。流感带来

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等问题可能会引发家庭暴力。

来源: Mail Guardian

翻译: 向司予

女权组织警告说:“犯罪者可能利用‘封锁时期’的有利条件来控制伴侣,这阻碍了女性获得安全和法律支持。”

▲ 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性别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

在南非,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家庭暴力,而杀害女性(被其亲密伴侣杀害女性)的

【韩国 03.26】N号房间的性丑闻震惊了韩国,此事件涉及至少74名妇女,其中包括16名未成年女孩。她们被欺骗并被勒



比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在这种“封锁时期”下会发生什么事情,是社会需要担忧的。

索在Telegram上分享自己的性爱视频。

在这种时期下女权行动者在“全面关闭”的政策下取得的成果有限,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同时还要求政府在未来的工作中都要有一个尖锐的性别视角去看待社会问题。

罪犯是24岁的孤儿院志愿者赵主斌,在平台上他是更为著名的“博士”。此事在公众之中引起轩然大波,数百万人共同签署请愿书,要求将运营者公之于众,赵的身份才最终浮出水面。

他被指控在不同的聊天室之间共享色情内容,并以加密货币接收付款,在此过程中积

累了26万名用户。

根据Quartz的说法, 客户必须支付1200美元才能访问Telegram的N号房间, 而在那里, 载有未成年女孩受勒索拍下的色情内容。

为了访问这些房间, 用户必须首先要上传自己手中的性虐待视频和图像, 以“证明”自己。这些聊天室的运营者围猎那些活跃在聊天应用程序或Twitter上的失控青少年, 他们往往从事卖淫或以发送色情信息赚钱。

然后, 运营者通过这些帐户与女孩联系, 并承诺提供快速且高薪的模特或陪同演出。接下来, 这些女孩被引导到Telegram帐户中, 虐待者在此慢慢获取了她们的详细信息, 包括她们的姓名, 电话号码, 地址和裸照, 而这些裸照正是后来被用来勒索她们拍摄性内容的工具。

韩国的性丑闻往往与K-pop行业关系密切, 之前Burning Sun的性丑闻曾备受关注。BigBang的前成员胜利因组织卖淫罪而被起诉。K-pop臭名昭著的有毒男性气质的问题还与25岁的女歌手崔雪莉和28岁的具荷拉的死亡有关, 具荷拉的前男友被指控在女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他们的亲密时刻以及殴打虐待女方。

Telegram的N号房间性丑闻提醒我们的政府官员, 结束对于日益增长的性犯罪的担忧, 依然是一项严峻的挑战。两性平等大臣李正玉曾发誓, 要修改包括在线美容以及未成年人勒索在内的, 有关性犯罪的法律。

(据悉, N号房间事件得以曝光要归功于卧底在这些房间两位女大学生; 昨天已经有111名女律师宣布愿为此事件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这个时刻, 女性之间的互助才是最让人有安全感的東西。)

新闻来源: BBC、Straits Times
翻译: Karen

【美国 03.27】最近至少有1.96亿美国人收到了同样的紧急通知: 随着冠状病毒的蔓延, 家是最安全的地方。但对于一些人来说, 家并不那么安全。

在美国, 每年都有超过1000万的人遭受家庭暴力。专家担心在流感期间所采取的强制隔离措施可能会使这个数字变得更高。“逃离受虐待的家庭对幸存者很大的挑战。

但现在, 因为强制隔离的措施可能会增加施暴者的控制权力。并且紧急电话也会变得困难, 因为人们基本每时每刻都被迫隔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 施暴者会监视你的一举一动。”美国最大的家庭暴力幸存者服务首席执行官Alejandra Y.Castillo对美国之音说。

全国家庭暴力热线称, 施暴者用强制隔离当天然屏障去伤害家庭成员。

全国反家庭暴力联盟首席执行官Ruth Glen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随着人们对冠状病毒的担忧持续增长, 社区告诉人们: 要呆在家里, 但是这却让施暴者有了手段来虐待家人。”

更重要的是, 这场流感危机导致正在受帮

助的幸存者资源变紧张。例如, 幸存者机构通常是集体居住环境, 但现在他们不得不自我隔离, 因为如果有人生病就会引发更大的问题。同时在流感下出现的经济经济萧条, 一些私人捐款也慢慢变少。

遭受家庭暴力的人们仍然可以拨打全国家庭暴力热线, 全国各地的受害者机构仍然开放。但专家警告说, 这次流感将会给家庭暴力幸存者带来一场不容忽视的危机。

来源: VOX

翻译: 向司予

【美国 03.30】女子篮球联盟WNBA与女球员们签署了合同, 同意在几年内大幅提高女球员们的薪酬, 最高可达到一年50万美元。在此之前, 即使是最优秀的球员也只有约10万美元年薪, 一名职业联赛的普通球员收入在4-6万。超过半数职业女球员需要在WNBA赛季间歇兼职打国外联赛,造成球员过度疲劳, 增加受伤几率。

相比之下, NBA联赛男球员的最低年薪已经超过了83万美元。另外NBA有46名男球员年薪在2千万美元以上。WNBA对如此巨大的性别薪酬差异的解释是: 男球员的联赛能吸引更多观众和转播, 因此整体有更高收入。

针对这种说法, 福布斯对WNBA财务状况做了全面分析, 得出的结果却是: WNBA将主要收入放入了自己的口袋。NBA联赛对男球员的工资支出占50%的联赛收入, 而WNBA对女球员的工资支出仅占22.8%的联赛收入。

福布斯的报告举例说明: 顶尖女球员Fowles为她的俱乐部贡献了一年122万美元的销售收入, 而她仅得到了10万美元薪水。

来源: 明镜

翻译: TJ



▲ 市场供求关系，不是性别薪酬差异存在的借口。

【美国 03.31】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被指控曾于1993年性侵犯下属，主流媒体却选择对此事集体噤声。

相反，主流媒体近期对拜登的报道全是主张平权的正面形象，例如“拜登最可能选择的10位女副总统”，或“拜登内阁：打破男孩俱乐部”。

对特朗普的性侵指责不闻不问的共和党人正对此事大做文章；而民主党人又不肯正视此事。双方的态度都很令人失望。

同时受害人的证词被指责无法被证实，前后不一致。这是性侵指控常常遇到的难题，而社会往往倾向于相信男性永远不会撒谎。这就是为什么要告倒韦恩斯坦这样有权有势的男性，通常需要十几位女性几十年的努力。

这一次受害人曾向Time's Up法律援助组织请求帮助。这家机构也曾帮助韦恩斯坦的受害人。但她被多次告知，他们不能协助指控总统候选人，因为这会损害到他们的非盈利机构身份。

同时这家组织还提到，他们的公共关系公司也正在为拜登准备大选。这不是拜登第一次被指行为不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共有8名女性提到拜登多次故意肢体接触和侵犯私人领域。拜登只简短回应“我从没做过任何需要道歉的事情。”

来源：卫报
翻译：TJ

▲ 政治立场不应该比媒体的道德底线更加重要。

【马来西亚 03.31】马来西亚政府在新冠疫情封城禁足期间专门针对女性给出了隔离生活建议：应为居家的丈夫梳妆打扮；不要挑剔和激怒丈夫。

马来西亚的新冠封城政策是从3月18日开始的。政府女性事务部在超话“女性防疫”下给出了多条避免封城期间家庭冲突的建议。

在一张宣传海报上，一个坐在沙发上的男性要求女性，当丈夫不会做家务时不要表现出讽刺。另外一张宣传海报则建议女性尽量避免指责丈夫。为了更平易近人，海报还使用了哆啦A梦的卡通形象。另外女性事务部还建议女性即使在家也要注意着装和化妆。

这些海报引发了社交网站上的大量讥讽：“没有更多建议告诉我们该怎样避免家暴吗？”

据统计，各国封城期间家暴案例数普遍有所上升。马来西亚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性别差异指数报告中排名第104，仅高出中国2名。

来源：路透社
翻译：TJ

▲ 关注男性受伤的自尊心，竟然比关注被家暴的女性更重要。

4月

【日本 04.01】生活主题连载《家庭》中, 提到了主妇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报刊刊登后, 针对家庭主妇们是否有可做之事提出调查问题。

其实在日本, 民众曾有共鸣, 有一种职业叫家庭主妇, 妻子在家庭中的付出和劳动。维系人际关系。常常放弃自己原本的职业, 从而转战家庭。

大多少女性如此选择的原因是女性生育休产假等状况, 使企业对于选择雇佣存顾虑, 以及关系到育儿和赡养老人。

其实, 在1985年联合国的推动下, 日本才制定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若没有联合国推动, 女性进入社会会更晚。从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 到2011年的男女共与参政白皮书, 女性不断跨入职场的同时, 也一直存在着默默为家庭全职付出的妻子们。

但是引申到现在日本社会背景, 世界经济论坛的性别差距报告中, 日本被认为平等化进程处于原地踏步状态。

(来源: 朝日周刊, 翻译: ABB)



【印度 04.02】印度拉贾斯坦邦是一个落后保守的地区，这里的女性不论宗教信仰都有穿全身罩袍的传统。拉贾斯坦邦总理Gehlot最近开始了一项“摘下面纱”运动，他将禁止女性投票选举时佩戴面纱。

“我们希望当政府开始倡导摘下面纱时，人们的接受程度会高一点”，一位负责妇女儿童发展的当地官员说。政府机构的健康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不带面纱地出现在各个乡村。

201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个地区18-25岁的女性中有98%佩戴面纱。这个传统正在被慢慢改变：至少当这些女性出省上大学时，她们通常会选择放弃面纱。一些城市女性也已经不再佩戴面纱。但总体上当地人们对这个运动的反应并不积极。

虽然这个运动目前主要针对印度教女性，

当地的伊斯兰教组织已经警告政府不要试图改变宗教传统。

（来源：卫报）

▲ 民间传统不是性别歧视的借口。

【英国 04.06】英国低薪女性面临“冠状病毒感染高风险”，因为她们更有可能从事于临床护理、社会关怀和医药等行业。

在英国320万名从事高危工作中的人中，约有250万是女性。且其中多达一百万的工人同时也是收入最低的人群之一。

为对抗新冠病毒，英国政府敦促成千上万名退休护士重返工作岗位，并呼吁招募新护工来填补患病或在自我隔离中的员工空缺。其中，89%的护士和84%的护理人员是女性。然而，女性在此高危行业中极高

占比的显著性很可能会被削弱。

最新数据显示, 与男性相比, 女性在该病毒检测中呈阳性的可能性更小, 死亡的可能性也更小。在意大利, 男性占死亡人数的71%, 而在西班牙, 男性死亡人数达到女性的两倍。

这场疫情暴露出经济社会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奋战前线工作者面临感染的高风险, 进行高强度工作, 但工资却通常很低, 而且绝大多数是由女性从事的。许多人甚至没有资格获得病假工资。

“这应该是一个警钟——我们不仅现在就采取行动, 还需在未来做出改变, 以正确评估这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英国影子大臣约翰·麦克唐纳说。

(来源: 卫报, 翻译: 桃子)

▲ 是时候为她们所做的工作支付应当的报酬, 并支持、重视和保护这些工作人员。

【英国 04.08】英国国家家暴求助热线 (The National Domestic Abuse Helpline) 显示, 在封锁期间接收的网络和电话求助增长了25%。仅上周, 国家家暴求助热线便收到多于上两周几百条的求助热线。

早前, 家暴防护者发出警告封锁限制会加剧家庭紧张关系, 并切断逃生路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Tara告诉BBC, 她已经遭受丈夫对其精神的和身体的暴力长达6个月, 封锁政策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暴力经常是很隐秘的, 微妙的, 不易被外人发觉的, 比如“切断我和家人朋友的联系, 无时无刻不疑心我在欺骗他, 删除我的社交软件, 不让我去看父母, 精神的, 语言的, 身体的虐待和攻击, 无休无





止。我并不期待活着看到第二天早上的太阳，因为我清楚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我只想让时间快点过去。从起床开始他就没事找事，如果我反击，他就会打我”。这位女士现已被保护机构Refuge救助，目前已在威尔士的庇护所。

另外一位受害者Rachel Williams遭受了丈夫长达18年的控制，当她说要离开她的丈夫的时候，他用一把短猎枪射向她。

Refuge的主任Sandra Horley表示，去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160万的女性遭受家暴，在病毒肆虐期间，由于封锁和自我隔离，妇女和儿童面临着被家暴和限制自由的巨大风险。

“家庭暴力不只是身体上的，它是一系列的控制行为，包括威胁、强制等，会造成情绪、经济、心理、性等多方面的创伤。我们永远无法阻止家暴者，除非我们时刻都能看到他。家暴永远无法根除，何况我们现

在的首要关注是病毒。”

警察强调，不管是谁在封锁期间遭受家暴都应该及时上报寻求帮助。负责家暴的Louisa Rolfe警官表示：“我们不会停止移除家暴者，这对家暴者的家人，朋友，邻居，都会更安全。”

Refuge强调，求助热线依旧会每周7天24小时在线，工作人员会在家为大家服务。

封锁使受害者不仅变得更加易受伤害，而且很难寻求帮助。因此国家家暴热线提供了网络求助服务，即使没有电话记录，只要点击官方网页的一个按钮就可以求助。

对Tara来说，虽然封锁让她不得不24小时和丈夫呆在一起，使其处境变得更加糟糕，但封锁也使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永远得逃离这段关系。

（来源：BBC，翻译：灰灰）

【沙特阿拉伯 04.13】沙特阿拉伯成百上千的女性开始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来分享她们被性骚扰的经历，对如此禁忌话题的探索在这个极端保守的国家是非常罕见的。

使用“我为什么没有发声”的标签，女性们和一些男性开始讲述他们在家中或在公共场所忍受过的侮辱和虐待，但却因为感到羞耻或害怕受到责备而没有向权威机构进行报告。

沙特阿拉伯近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禁止家庭暴力及性骚扰，此举也结束了持续数十年的餐厅中的性别隔离以及禁止女性驾驶的规定。

但人权组织表示，选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利的女性依然在社交媒体上遭到抹黑，并且因为遭遇性骚扰被他人谴责。

一个名叫Bella的沙特推特用户写道：“当我的朋友们报告被侮辱虐待的事情之后，她们经历了更大的伤害。所以，我选择了沉默。”

去年，沙特王储穆罕穆德·本·萨勒曼允许成年女性旅行并可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获得护照，这一举动进一步侵蚀了备受批评的男性监护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如果违背他们的监护人（通常是丈夫或父亲）的管控，她们仍然可能面临被逮捕的风险。

一个名叫Udor的女性推特用户写到，她在被父亲殴打、赶出家门并向警察报告她的违抗行为之后被捕。

一个处理家庭暴力的沙特政府机构使用了



“我为什么没有发声”这个标签来敦促遭遇虐待的人们私底下与他们进行联系。

一些女性说她们害怕发声，尤其当施暴者就是她们的家庭成员。一个名叫Catolina的推特用户写道：“我报了警，可是警察劝我放弃控诉，而施暴者当时就和他们坐在一起。”

根据人权监察组织的调查，沙特女性在没有男性监护人现身的情况下，很难得到社会服务，一些寻求庇护的女性依然需要得到男性亲属的准许才能离开避难所。

有一些获得关注的案例聚集了诸多反对男性监护体系的声音，比如，2019年18岁的Rahaf Mohammed al-Qanun逃至加拿大，离开了据她所说的虐待她的家庭。

（来源：路透社，翻译：Xiao）

【印度尼西亚 04.15】印度尼西亚一名跨性别女性被淋上汽油后放火烧死，警察在逮捕嫌疑人之后，称这起暴行不属于“故意杀人罪”，属于“伤害致死罪”，引起广泛批评。人权组织和性少数群体评判说，这是一起明显带有杀意的卑劣的杀人事件。

印度尼西亚拥有2亿6千万人口，位居世界第四。其中约88%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伊斯兰教徒最多的国家。

以一些被称为强硬派和激进派的教徒为中心，“LGBT是疾病”、“伊斯兰教不容许LGBT存在”等观念根深蒂固。在社会各个方面歧视、迫害性少数群体。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

教，是世界上伊斯兰教徒最多的国家。尽管国家一直在倡导包容性和多样性，但近年由于伊斯兰教中强硬派教徒的数量众多，价值观根深蒂固，而屡屡产生摩擦。

（来源：雅虎日本）



【阿根廷 04.17】阿根廷封城的第三天，总统费尔南德斯动员全国人民配合隔离防疫工作。

在他的演讲中，他使用了西班牙语中不存在的中性词“Argentines”来指代阿根廷国民，而不是传统的“Argentinos”和“Argentinas”来分别指代男阿根廷人和女阿根廷人。

去年12月任职的费尔南德斯在竞选总统期间就曾表示对于西语改革的支持。他的竞选口号中的“todos”（所有人）就使用太阳标志代替了表示词语阳性的“o”。他上任后不久，许多政府部门也开始使用中性

的表达方式。比如养老金系统就为其所有员工发放了一份包容性语言使用手册。

总统在这次公共危机中再次选择使用中性词,更说明了西语改革运动正在阿根廷掀起巨浪,背弃了西班牙语长久的语法和使用习惯,从而让语言变得更加平等而具有包容性。

虽然让西语更加平等的运动不局限于阿根廷,但令阿根廷与众不同是,不仅仅活动家和平权主义者开始使用中性的语言,学术界和政治界也开始渐渐改变他们的表达方式。

比方说,去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法官Liberatori就在判决书中使用了以“e”结尾的中性词,而非阴性或阳性的“a”和“o”。Liberatori表示,她2000年上任时,她办公室的门上挂着的是“juez”(男法官)而非“jeuza”(女法官)。她立即将门牌改了过来。

在使用“e”结尾的中性词之前,平权主义

者也试着用过“@”“或者”x”代替表示词性的字母,但是“e”因为更容易发音,而被广泛接受。然而西班牙皇家学院却认为这样的改变属于语法错误,反对其使用。

学院表示,西班牙语已经包含了对两种性别的不同的表达方式,而阳性的复数则可以用来指代所有人。比如“Argentinos”(阿根廷男人们),就可以指代任何性别的阿根廷人。

但是阿根廷的语言学教授 Santiago Kalinowski认为,支持西语改革的平权主义者故意选择了不符合语法规则的人造词,导致这个改变更引人注目。“这个改革的目的是和语法无关,而和政治和社会有关。西语改革是为了改变语言创造的文化,并最终改变法律”。

(来源: 纽约时报, 翻译: 利虎)

【日本 04.23】大阪市长松井一郎在23号的市政府记者会见上称,让男性去超市购物更能避免“三密”(密闭空间,密集场



所、密切接触)。

“只买说了需要买的东西, 男性更快一些。包括我在内, 平时不怎么去超市的人, 如果让我只买别人说的东西, 我会马上去那个商品的地方, 把它放进篮子里, 在超市里停留的时间会非常短。这样的人去买东西的话, 就可以避免‘三密’了吧。”

在我家, 妻子去买东西的话, 会在意商品质量好不好, 拿起来好多商品做对比, 导致花费很长时间。我家的话, 我去会更快一些。不会管商品怎么样, 会直接去放到篮子里结账, 然后回家。”

【匈牙利 04.24】在国际妇女节之际, 有人用统计方法检查了一些地区, 以查明妇女在哪些方面具有优势或劣势, 并从多个方面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场所状况。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 有35%的受访者说, 女性的职业受到其作为母亲责任的阻碍, 有26%的受访者称, 她们要拒绝同事的约会邀请, 还有25%的受访者称, 她们的家庭对她们来说比工作更重要。

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 根据欧盟国家的平均数, 欧盟女性2018年的就业率为67%, 比2017年上升了1个百分点, 与2008年相比上升了5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 欧盟统计局称, 女性的平均就业率仍比男性低12个百分点。匈牙利女性的就业率达到欧盟平均水平, 是67%; 但是, 男女之间的差异达到了15个百分点, 因此两性之间的差异更大。工作场所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如何看待在工作场所中的性别歧视笑话或拥抱哭泣的同事的行为?

在益普索(Ipsos)最近的一项调查中, 征求了27个不同国家的男女意见, 认为在工作场所哪些行为可以接受, 哪些因素可能对其职业产生不利影响。

调查显示, 四分之三的女性认为赞美另一名女性的外表和衣着是可以接受的, 而只有三分之二的男性认为这是正确的。女性也更容易容忍拥抱哭泣的同事作为安慰。而在允许在工作场所讲性别歧视故事或一次又一次尝试邀请曾经拒绝的同事时, 男性更能容忍。

在世界范围内, 有71%的受访者认为在工作场所讲性别歧视的笑话是不可接受的, 而在匈牙利人中, 这一比例仅为61%, 而31%的接受者则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按性别来看, 只有22%的匈牙利妇女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 而41%的男性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

在匈牙利, 有76%的受访者认为拥抱正在哭泣的同事是可以接受的, 而世界上只有71%的受访者认为是可以的。有趣的是, 弱者并不是最宽容的: 匈牙利女性中81%的人接受舒适拥抱, 而男性中71%的人接受舒适拥抱。

家庭与事业

益普索还评估了不同因素对男女职业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根据受访者的说法, 总的来说,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不利影响, 无论是将家庭放在首位而选择打零工, 还是与同事的关系, 甚至是工作以外的业余爱好方面。

由于除了工作, 女性还要承担更多的家庭

责任, 35%的受访者认为女性会受到更多的不利影响, 而8%的受访者则认为男性更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在打散工方面, 15%的受访者认为女性处于劣势, 而10%则认为男性处于劣势。

在这个问题上, 也有必要研究世界意见与匈牙利意见之间的区别。一般而言, 匈牙利人认为上述因素对男女的职业危害较小。如果员工无法或不愿意在工作时间以外工作、加班, 或者把家庭置于工作之前, 员工才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 还对受访者进行了评估, 以确定该国的雇主是否平等对待男女。在全球范围内, 有41%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完全或更多地同意在自己的国家平等对待这两种性别, 而56%的受访者则不同意。

在匈牙利, 情况更糟, 只有36%的人认为在工作场所男女待遇平等, 有61人不同意这一说法。这个比率对我们来说几乎和美国一样糟糕, 而法国和日本人甚至更少认为他们将拥有平等。有趣的是, 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在宣称两性平等的人数方面也有较高的比例, 但在欧洲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却没有。

在匈牙利, 尽管平均有36%的人认为对两性应当一视同仁, 但在那之中, 女性的回应率平均为26%, 男性为46%。在全球范围内, 男女之间的意见差异并不显著, 比例为32: 49。

(来源: Péncentrum, 翻译: 沅沅)

▲ 在男女平权方面, 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英国 04.27】NHS工会和专家们表示, 因为女性医疗工作者穿着为男性设计的防护装备, 她们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她们有些人因为需要狠狠拉紧口罩, 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压痕, 甚至是溃疡; 有些人不得不卷起袖子工作; 有些人裹得眼睛几乎看不见, 其他人则用胶带贴住防护服和下颚之间的空隙。

有一位前线医务人员形容到“这防护服像是给2米多的橄榄球运动员设计的”。

英国医学协会顾问委员会副主席Helen Fidler博士说“女性的健康安全无疑因为不合身的防护服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医用口罩是以男性面部结构为模版设计的, 但讽刺的是, NHS75%的工作者是女性。”

一位重症监护室的护士表示, 她们部门一半的女性都没通过佩戴检验。佩戴检验是为了检测防护装备是否合身, 是否可以有效保护医务人员。“而唯一没通过检验的男性要么非常小巧, 要么就是拒绝剃胡子导致口罩佩戴不上。这其中的性别歧视就很明显了。”另一位经验丰富的重症监护室护士不得被转移去照顾轻症病人, 仅因为她的头部太小导致口罩不能起到有效的防护作用。

医疗装备不合身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2016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仅29%的女性在使用专门为女性设计的防护服, 而57%的女性说不合适的防护服妨碍了她的工作。

然而, 女医务人员之间, 依然有很多人不愿意抱怨, 仿佛宽大的防护装备是她们必须忍受的现实。然而Helen Fidler博士认



为, 这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不应该通过一个全球性流行病才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政府有道德和法律责任尽快解决这件事情。”

(来源: The Guardian, 翻译: 利虎)

【美国 04.28】近年来, 特朗普政府对于堕胎诊所的限制, 导致许多女性必须到离家遥远的医院接受堕胎治疗。因此, 使用远程医学堕胎越来越普及。

而现在, 居家隔离政策让包括阿肯色州, 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在内的不少地区在疫情期间暂停了堕胎手术。

远程医学治疗让女性可以足不出户, 通过视频和医生问诊, 然后收到邮寄的堕胎药物, 自行服用, 费用在200美元到375美元之间。在美国疫情爆发的三月和四月, 使用远程治疗堕胎的人数暴增至一二月份

的两倍。

目前, 这项由TelAbortion提供的堕胎项目只为13个州服务, 不少隔壁州的女性选择跨州接受远程堕胎治疗。但负责人表示他们在尽力迅速扩展到其他州。

这个月, 一位德州女性在雪天开车10个小时到新墨西哥州, 在汽车旅馆接受了视频会诊, 并收到了她的包裹。包裹中包含了堕胎药、茶包、薄荷糖、卫生巾、布洛芬和治头晕呕吐的药。TelAbortion也开通了24小时的心理咨询热线。

药物堕胎在2000年被首次通过, 并正在逐渐成为女性堕胎的首选。近期的调查显示在允许药物堕胎的情况下(孕期10周内), 60%的女性选择使用堕胎药。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 服用堕胎药的女性可能发烧、感染或者大出血, 并且需要医

疗处理。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美服培酮只能由拥有特殊资格证的医务人员配药,但是并没有要求病人当面就诊。

截止4月22日, TelAbortion一共寄出了841个含有堕胎药物的包裹,并完成了611次药理堕胎。他们显著的成果让共和党近期起草了禁止远程医疗堕胎的法案。

(来源: 纽约时报, 翻译: 利虎)

【日本 04.29】继回顾日本近年来工作者以增加的“〇〇骚扰”为关键词回顾了职场中出现的问题。

“性骚扰”一词开始在日本使用是在1980年。日本首次对职场性骚扰进行了审判,

并公诸于众。获得了当年的新语·流行语大奖。

这次审判结果是受害者女性全面胜诉, 以此为契机人们认识到“性骚扰是不可以的”。1997年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改正时, 性暴力防止措施也被纳入了均等法。但是性骚扰至今没有消失。

“权利骚扰”是在2001年由咨询公司cliorsecube提出的。在咨询的过程中, 男性职员也提出了很多不能被视为性骚扰范围的意见, 因此发明了这个词。政府在2011年召开了“关于职场欺凌/骚扰问题的圆桌会议工作小组”。

“暴力骚扰”指因怀孕、生育的理由被解雇、降级、猥亵等。2015年怀孕后降级违反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 这一法院判决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年的新语·流行语大赏top10中也有“暴力骚扰”上榜。

最后新闻工作者表示,在职场骚扰中,除了需要法律制度保障,同时人们在岗位上没有相互尊重的话,“〇〇骚扰”也没办法改变。

(来源:推特,翻译:ABB)

【匈牙利 04.30】在2018年的年度评估报告中,总理欧尔班(Orbán)宣布了政府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人口状况。目标是让女性尽可能多地,尽快地生孩子。为此,政府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财政支持。我们研究一下,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可以说服更多的女性生育孩子。显然,可以借助详细信息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但是也可以从可用信息中得出某些

结论。

让我们看看政府的决定有多大影响。根据最新的可用数据,有99.3万名25至40岁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作。尽管尚无关于其中有多少个母亲或尚未生育的数据,但可以简单估计一下,由于宣布的措施,有多少女性受到了要生孩子的压力。

根据中央统计局2016年的微观人口普查,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的人中有56%尚未生育,而年龄在35至44岁之间的人中有20%没有孩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这个比例在雇员方面也是正确的,那么在有工作的女性中有37.7万人在40岁以下且无子女。这相当于雇员总数的8.4%。

在极端的情况下,宣布的行动计划如果非常有效,并且许多受影响的女性选择了生



育孩子。那么对于雇主和公司部门来说，找到合适的人填补职位空缺也很让人头疼。仅仅是因为劳动力短缺仍然是市场上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尽管劳动力储备在数量上足以满足需求，但缺乏专业能力和实践使长期失业的人很难找到工作。）

但是从统计学上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不必担心，因为这样的人口爆炸不会在统计数据上留下任何痕迹。怀孕的母亲属于市场上不活跃的人群，因此失业率不会因此而增加。尽管所承诺的生育福利是巨大的，但在产假期间的女性的收入仍然下降了，并且福利可能不足以弥补这些损失。

右图：匈牙利人民发起游行，反对家庭暴力，争取女性权利。

左图: 在2018年的年度评估报告中, 总理欧尔班 (Orbán) 宣布了政府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人口状况。

目标是让女性尽可能多地, 尽快地生孩子。



另外, 在一定时间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要边照顾孩子边工作。尽管有祖父母可以帮忙照顾孩子, 但对于那些既需要留在孩子身边, 又需要工作的母亲来说, 则需要其他的解决方法。而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支持这一点: 缺少兼职, 政府对远程办公的激励更大。

根据欧尔班 (Orbán) 的说法, 如果能够实现7点行动计划, 那么一个有3个孩子的家庭可以获得总计3750万福林 (46福林=1RMB), 而有2个孩子的家庭可以得到的2200万匈牙利福林的支持。

对于3个孩子的家庭来说,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1000万福林的不用退还的补贴、家庭建房补贴 (CSOK) 和1500万福林的贴息贷款, 用于购买新的和现在使用的公寓。同时还可以申请1000万福林的福利贷款, 尽管总理没有说明该笔款项应该以什么目的申请。在3500万福林之外, 还有250万福林的不用退还的购车补贴。此外三个孩子的家庭还有400万福林的抵押贷款, 可以在国家支持下偿还。

如果所有可能的女性都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 那么所有这些将意味着超过11,000亿匈牙利福林, 包括37.7万潜在生育女性, 这令人震惊, 我们估计其中有20万女性将生育两个孩子, 而17.7万女性将生育三个孩子。

(来源: mfor.hu, 翻译: 沉沉)

▲ 女性的价值应该由自己决定。

5月

【英国05.01】标准个人防护设备通常采取不分性别的设计,而人们对防护设备并不总是适合女性这一状况的担忧与日俱增。对于长期暴露在新型冠状病毒环境中的前线工作人员,个人防护设备非常重要。

卫生部门称该装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保护“男性和女性”。但医疗工作人员却表示即使是最小号的防护设备对于女性来说也太大了,更何况女性占据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工作群体的77%。

比起合适大小的防护设备,太大的防护设备在提供一个完整防御病毒的屏障这一方面显得更为低效。英国皇家护士学院认为给所有医疗人员提供统一尺码的防护设备是不可取的,甚至会对医疗人员产生不必要的限制与麻烦,尤其是在轮岗的时候一套防护设备可能要穿戴长达12小时。

前威尔士党领导人Leanne Wood发表了相关声明号召威尔士政府为女性提供更合适的个人防护设备。她提到:“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医疗工作者中女性占据了大多数,但她们却被告知自己的脸的大小很奇怪。不,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这是一个女性合理的面部尺寸。”

(翻译: Zephyr)

【美国05.04】在过去的50年中, 女性在职场上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但是, 许多人依旧感到自己的进步受到阻碍, 这种障碍就像是透明的天花板一样, 仿佛看不见, 却真实地阻碍着女性往上到达更高的职位。

在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 两位女权主义作家在她们的新书中谈到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Michelle King (身兼作家和流媒体巨头网飞的导演, 代表作《傲骨贤妻》等), 在她的新书《The Fix》中写道, 女性经常被告知她们需要改变自己——变得更加坚定自信、要求更长的工作时间等。

但是, 她表明, 工作方式应该顺应一半成年人口的需求而改变。

Sally Howard (记者) 在她的新书《The Home Stretch》中解释了女性被阻碍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全职工作的女性仍然需要做大部分的家务。

她给这本冗长的书起了个十分贴切的副标题——“为什么是时候该说清楚谁来洗碗这个问题了?” 男性管理层在读这些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那么舒服, 毕竟里面全都是对父权制和性别特权的讨伐。

有时候, 作者走得太远了。Sally Howard 频繁地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让人不禁是否想到她是否看到苏联政府的全男性领导层和独生子女政策对女性和女婴的伤害。

但男性从来不需要放弃资本主义体制去解决女性工人的困境。他们只需要“共情”。



是否女性在职场中的评价标准与她们的男性同事是一致的?

当男性职工表现出类似品质, 是否也能用聒噪、感性等形容词来形容他们?

尽管取得了进步, 但是女性在职场前进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天花板。

Michelle King的书中就有很多例子佐证了这一观点。Sarah是一个跨国公司里的行政官, 她每天工作到很晚, 工作内容包括管理培训、接待、行使反馈的职能等。但是在多年的升职要求被拒绝后, 她总以为

下次该是她升职的时候，升职的人中却仍是100%的男性。

在一个重要会议中，一位男性行政官说道：“我也不知道，她只是不合适。她戴着眼镜，头发上又别着夹子…”这可不是什么高明的管理层。

在另一个故事中，Michelle King分享了亲身经历。有一次，她第一天入职，当她走进一个满是男人的厨房的时候，她的老板跟她说，“Michelle，水槽里有很多沉在那儿的盘子，你是个女的吧，所以你知道的，把它们刷了吧！”他的同事都笑了。当她抗议的时候，她却被告知这只是个玩笑。

伪装成幽默的欺凌行为本质上也还是欺凌。但是女性总是被期待要忍受这种“幽

默”。她们还必须忍受不同的着装要求。

Boris Johnson, 英国首相，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时候总是把他的头发弄得乱糟糟的以此维持他“可爱的丑角”形象。Dominic Cummings, 他的顾问，穿着邋遢，却正符合他作为“古怪天才”的形象。

但是，我们却很难想象，任何一个达到一定政治地位的女性能够打扮地如此简单、随意。

有时候人们把女性进步的天花板归咎于女性和男性在某些工作中自然地想要选择追求不同的职业发展道路。

然而，这种结果可能只是对女性成功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阻碍的结果。



在19世纪末期,只有4%-5%的医生是女性,有些男性把这归咎于女性缺少某种天赋。许多医科学校,可能也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也并不愿意接受女性入学。哈佛大学直到二战之后才开始接受女性入学;在英国,女性直到1922年才能被接纳成为英国律协的一员。

而现在,这两个职业的竞技场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17年,美国医科学校入学生中女性人数第一次超过了男性。在2018年,英国超过半数的初级律师都是女性。

另一个非常常见的观点被许多已婚人士所接受,那就是如果男性工资越高,那么女性就该做更多的家务。但是,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比他们妻子工资更低的男性甚至比那些挣得更多的男性做的家务还要少。

很多观点认为女性缺乏进步是因为她们天赋和选择的原因,而这只是一种对男性来说更加方便的虚构,因为男性在此中十分受益。而女性受到了十分不公正的待遇,不仅在家中做更多的家务而且还要长时间地工作。

(来源:经济学人,翻译:小容)

▲ 应该要改变的不是女性,而是人们,尤其是男性的态度。

【苏丹 05.05】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赞扬苏丹政府这次采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将割礼定为犯罪,违法者将被判处三年徒刑。

驻苏丹代表阿卜杜拉·法迪尔说:“割礼这



种做法不仅侵犯了每个女童的权利,并且严重影响了女童的身心健康。政府和宪法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终止这种做法。”

这是数年来包括全国儿童福利委员会、妇女和儿童倡导者、联合国机构以及国际社会组织在内的坚持不懈的行动之后才有的结果。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所有具有这种行为的国家,有超过2亿的女孩和妇女接受了割礼。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在未满15岁的女孩中,未经其同意就被切割的有300万。

苏丹被认为是接受割礼人数极高的国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显示,在2014年苏丹的这一比率高达86.6%。

割礼不仅对女性构成直接的健康风险,而且对她们的身体、心理和性健康也造成长期的伤害。

这种做法反映了两性之间严重不平等现象,在国际上被认为是对女童和女性人权的侵犯,是对性别歧视的一种极端形式。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警告说：“此项法律目的不是单纯的处罚罪犯。我们更需要的是作出更大的努力去提高助产护士、医疗服务者、父母和孩子在内的不同群体对

这项修正案的认识，并尽快促进对该修正案的接受。”

(来源：联合国新闻，翻译：向司予)



【比利时05.06】布鲁塞尔的一座隶属于欧洲议会的建筑正为100位无家可归的女性提供住所，这其中有很多女性是受了新型冠状病毒比利时封锁影响下的家暴受害者。该建筑中的办公室已经被改成了卧室，每间可以住一到两位女性。这里也提供餐食和医疗帮助。

慈善组织Samusocial称这次新冠危机增加了家暴案例的数量。设在比利时首都的议会和Samusocial联手经营了这些设施。由于社交距离的必要性，许多为女性专门设计的避难所已经关闭，新建造的避难所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自从封锁开始，有很多女性被因家暴而赶出家门扔到大街上的事情发生。而且这样的事情还呈现出一种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趋势。” Samusocial的负责人Sébastien Roy如此说道。

布鲁塞尔当局也在利用一些酒店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紧急情况下的临时居所。欧洲议会的建筑几乎是全空的。在当前情况下，会议主要通过线上视频进行。

(翻译：Zephyr)

【印度05.07】由78名医生、卫生工作者、学者和女权主义者签署联合声明, 对由于印度处理在疫情期间对安全堕胎设施的能力表示关注。

签署者同意新德里高等法院在前段时间的指示: “确保居住在疫情严重地区的孕妇及其家属不会面临治疗的困难。” 同时签署者也敦促法院应将同样的服务范围扩大到寻求医疗终止妊娠的妇女。

报告中说到: “不能将堕胎视为非紧急医疗程序。完全可以理解在疫情期间, 所有非紧急程序都应暂停。因此要推迟如整形外科手术, 而且还要推迟诸如腹股沟疝或甲状腺腺瘤的外科手术。这是由于两个原因: 首先是减少大量人群在医院中聚集, 其次为了减少对卫生系统的压力。但是医疗终止妊娠 (MTP) 的情况是独特的, 并且从没有被归类为 ‘非紧急程序’ 。”

签署者写道: “一个想要堕胎的女性处于紧急情况的。她在印度获得安全合法的堕胎时限是有限的, 因此, 她不能等待这一流行病减弱才去堕胎。”

该声明还呼吁女性请注意非法堕胎, 非法堕胎占该国孕产妇死亡的12%。根据签署者的说法, 除了饥饿死亡, 结核病和疟疾有增加的危险外, 拒绝女性堕胎将进一步增加死亡人数。

声明引用了英国, 爱尔兰和法国的例子, 使得妇女有可能在急需医疗事故升级的情况下获得安全的人工流产。

(来源: THE WIRE, 翻译: 向司予)

▲ 疫情不能作为否认妇女享有安全堕胎权利的借口。



【美国 05.08】美国女足要求薪酬平等该提案已被法院驳回，法官对于她们提出的相比男性足球运动员她们得到的酬劳过低这一说法予以否认。

这起针对美国足协的诉讼由28位女子国家队运动员于去年发起。

这群运动员的发言人Molly Levinson表示她们对该决定表示不能接受，并将继续上诉。

“我们很震惊，也很绝望，”Levinson说道，“我们不会放弃抗争。”

“我们很有信心，我们也非常坚定。我们要确保这些参与竞技体育的女孩和女性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而被认定为不具备更高的价值。”

今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推定的候选人

Joe Biden鼓励运动员们不要放弃，并补充道：“这还不是结束。”去年夏天，美国女足成功卫冕，第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与此同时，她们也赢下了五枚奥运会金牌。

在平等薪酬被驳回后，在去年世界杯获得金球奖和金靴奖的Megan Rapinoe在她的推特上写道：“我们不会停止对平等的追求和抗争。”这一女性相关案例同时也得了男性球员的公开支持，美国男足于今年2月发表声明抨击了政府的所作所为，他们表示“联邦政府在女性的工资和工作状况上保持歧视女性的态度”。

（来源：US Women’s equal pay claim dismissed by court，翻译：Zephyr）

【美国05.11】一位联邦法官欲在田纳西州推行禁止堕胎的暂时性法令，以此来延缓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



4月8日, 田纳西州的地方长官发布了该紧急命令, 在三个星期内禁止进行这些非必要性的手术。

这项禁令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将有限的个人防护措施给那些正在与新冠病毒战斗的医生, 同时减少病人与医生的接触, 以此来延缓病毒的蔓延。

美国的其他一些州也因类似的问题产生激烈的辩论。

阿肯色州、俄克拉荷马州、俄亥俄州、德克萨斯州的法官已经裁定, 堕胎手术并不是“非必要性手术”, 新冠期间将依旧正常进行。

生育权利中心坚决主张所有的孕期妇女都需要医疗资源。五分之一的孕妇在分娩之前需要来医院检查, 因为15%—20%的怀孕会以流产告终。甚至是没有健康问题的女性也需要产前护理和检查, 所有这些医疗过程都需要提供个人防护措施并和病人接触。

支持堕胎禁令的律师坚称, 当新冠病毒发展达到峰值, 个人防护措施根本就不够用。他们坚信田纳西州有权因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来限制堕胎手术, 并引用1905年美国最高法院条例——要求公民接种天花疫苗是州警察的合法行为, 而这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健康与安全。

而反对者认为, 现在堕胎手术诊所已经拒绝了许多病人。堕胎手术拖延得越久, 就会有更多的复杂的情况产生。而且, 如果怀孕超过20周, 在田纳西州是没有办法合法进行堕胎手术的。



州政府的医学意见顾问也承认, 堕胎手术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医疗手术并不可以被延迟。田纳西的共和党执政者在过去总是试图制定更严格的堕胎法律, 包括一旦能够检测到胎儿的心跳, 孕妇就不被允许进行堕胎手术。

(来源: 美联社, 翻译: 小容)

▲ 生育权只属于怀孕的女性, 子宫不是公共资源。

【德国 05.12】德国2016年的一项统计表明, 全国约有6.2%的男性在结婚时选择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女方姓。这是20年前数字的两倍, 40年前数字的三倍。另外, 有

13.5%的夫妻选择保留各自的姓氏。

德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为非婚生子女。单身母亲的孩子绝大部分随母姓。

当前的德国法律对于夫妻和孩子的姓氏规定相对宽松：

1. 结婚时男女双方可以选取任何一方的姓氏作为共同姓氏，或保留各自的姓氏。其中一方还可以选择拼接的双姓，拼接顺序不限，但长度有限，并且另外一方不能再使用拼接姓氏。

2. 无论已婚与否，双方共同抚养的孩子可以选取任何一方的姓氏，但不能选取拼接的双姓。

3. 如果抚养权在一方（通常为母亲），有抚养权的一方可以独立决定孩子的姓氏。

但德国与姓氏相关的法律也历经变革才发展成今天的宽松条例。1957年以前，婚后女方和孩子必须随夫姓；1957年法律首次规定女方可以使用拼接了自己姓氏的双姓，但孩子必须冠父姓。直到1976年，德国法律才允许男方随妻子姓氏。而直到1991年，男女双方才终于可以各自保留自己的姓氏。

在德国的年轻一代中，婚后女方越来越倾向于不直接使用男方姓氏。男性也不再认为延续父性是必须的。德国媒体也给出了孩子随父姓和随母性的具体优势和问题。

1. 孩子随父性会造成在所有有关孩子的行政事务中，都需要母亲出示孩子的出生证明，因为这些行政事务是基于母女或母

子系的；

2. 母亲会在社会文化中处于弱势地位，被经常用丈夫和孩子的姓氏称呼；

3. 如果父母离婚，孩子更改姓氏可能会被生父否决，而造成孩子与母亲或继父家庭姓氏不一致，导致孩子日常困惑。而孩子随父性的好处，是可以加强父女/父子之间的认同感。

（来源：柏林市政，早间新闻，babelli）

▲ 冠姓权并不只是小家庭内部的决定。相



关法律细则的制定直接反映社会的性别平权程度。

【美国05.12】冠夫姓的传统是“毫无疑问的性别歧视”。一些已婚夫妇拒绝了所有已有的选择，并想要尝试完全不同的方法。这个新趋势或成为最优解。

Sharon Goldberg和Yonathan Cwik订婚之后，双方为姓氏的问题讨论了很久。因为他们的姓氏不一样，但又想使用一个共同的姓氏。不过，如果只有一方能够保留自己的姓氏，而对方要被迫放弃原有的姓氏，好像不太公平。而使用连字符直接

将双方的姓氏连接起来，对他们的后代来说，姓氏就会变得冗长且复杂。于是，他们最终决定将两个人的姓：“Goldberg” and “Cwik” 结合在一起，合法地将家庭姓氏定为“Goldtzvik”。

Sharon是华盛顿一家传播咨询公司的总裁，今年32岁。她说：“婚姻本身就是创造新事物，你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家庭。所以，为这个家庭创造一个新的姓氏没什么说不通的。”美国的已婚人群经过几十年的尝试，在如何冠姓这一方面越来越有创意。

尤其是在沿海城市和一些飞地，女人婚后随夫姓早已不再是“金科玉律”。婚后女性完全可以沿用自己原有的姓氏，男性也可以将自己的姓氏改成和妻子一样的，或者用连字符将两人的姓结合为一个新的姓氏。然而，一些情侣又想出了新的点子：对两人原有的姓氏拆散重组，从而创造出一个完全原创的新姓氏。

“多年以来，美国社会在冠姓问题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Brian Powell说。他是印第安纳大学的一名教授，专注于研究人们对婚后更改姓氏的态度。

Powell表示，现如今大多数冠姓方式仍然或多或少地涉及两性之间的“权力转移”：要么使用连字符连接双方的姓氏（然而总有一方姓氏在一方之前）；要么是其中一方完全放弃自己的姓氏。这些都是两性权力不完全对等的表现，因为总有一方让渡了一部分冠姓的权利。而创造新姓氏或许可以使问题迎刃而解。

在Rachel Ackoff和Lee Levitar结婚后，





他们共同协商决定，要在保留各自姓氏的同时，为他们的孩子取一个新的姓氏：

“Lecikoff”（由他们双方的姓氏组合而成）。

他们说，这一决定是基于对父权制度的强烈厌恶。“婚后改随夫姓是一种父系霸权制度，它源自妻子和孩子都是丈夫的私有财产而非独立个人这一观念。” Levitar 说，“作为平等的伴侣，我们对这一观念无法苟同。”

西英格兰大学研究“姓名史”的语言学教授Richard Coates认可了这对情侣的观点。他说，“孩子继承父亲的姓氏和妇女结婚后改随夫姓的命名传统无疑是性别歧视。”在英国，继承姓氏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当时，一个城镇中人们名字

的重复率很高，准确无误地协调遗产继承十分困难。“如果您叫Robert，那么有很大的几率您周围还有很多个同叫Robert的人。因此，必须要确保正确的那个Robert获得属于他的土地和财产。”同时，妇女也会被当作财产的一部分被支配：当一名女性结婚后继承了Robert的姓氏时，就意味着她现在归属于他了。

共同使用一个崭新的姓氏同时标志着一对夫妇的女性主义价值观(feminist value)以及他们对家庭凝聚力的承诺。“将双方各自的姓氏融合在一起，创造一个新姓氏这一做法，将有很强大的象征性意义。” Powell说。

Michele Zavos是一名专门帮助LGBT家庭的律师。他表示，这对LGBT群体来说格

外重要。特别是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期望使用共同姓氏的同性家庭数量直线上升，因为这于他们而言仍然是公开展现合法婚姻关系最清晰的方式。

虽然大多数人会共同使用其中一个伴侣的个人姓氏，并将这个姓氏继承给他们的孩子，Zavos也遇到过一些实践了创造并使用新姓氏的家庭。

对于一些人来说，“创造新姓氏”将会是件很难接受的事。

这是因为许多人，特别是男性，感到自己对出生的姓名负有责任：必须尽可能地将它广泛传播，就像花粉或精子。人们似乎长久以来总是很执着于姓氏。如果一个家庭姓氏是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拼写（例如：“Browne”而不是“Brown”），家庭成员通常会坚持沿用这一特别的拼写方式。

这一点在一些很富裕的家族中更为常见，他们长期试图去整理家族史，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显赫的身份。例如在美国，人们似乎对“乘五月花号到来的”家庭有一种执念。而若是没有一个世代继承的姓氏，这一点会很难被证实。

当Sharon的继父看到Goldtzviks这个重组姓氏时，他感到十分惊讶，觉得他们创造新姓氏是一件非常“嬉皮士风格”的事情。他曾生活在70年代军事独裁的阿根廷，目睹了许多被迫“消失”的家族。政府挟持这些家族里的孩子，把他们送往另外的家庭并更改他们的姓氏。即“通过磨灭他们的姓氏，以此来抹杀这个家族的印记。”因此，Sharon的继父无法理解为什么

么他们如此轻率地就做出了相似的举动。

我采访过的大多数夫妇对他们的姓氏都没什么执念。来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的Ackoff和Leviter就是如此。

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犹太人因为政府的要求才开始延用自己的姓氏。当他们移民到美国后，为了在英语语境中能更加方便使用，他们再次改变了自己的姓氏。

不过，当Ackoff意识到她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姓Ackoff的人后，她开始担心这一姓氏的消失。与此同时，Leviter家中两代单传，也感到同样的担忧。

许多情侣都同意，创造一个新的姓氏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流程很费时又费力。

Lauren Goodlev，曾经叫Lauren Levy。这位位于费城的歌唱家为了把自己和丈夫的姓氏相互组合（丈夫名叫Eric Goodman），在认证程序上花了大约1000美元。她说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证明自己不是那些有过犯罪记录的Lauren和Eric。

Goodlev说，一旦更改姓氏有了官方流程，那么这些都会变得简洁很多。她的朋友们和家人都非常支持她的决定，而且还觉得她的新的姓氏超级酷。很多朋友还前来请教他们如何更改成新姓氏。语言学教授Coates也表示，代代相传的姓氏不会就这么随便地消失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个体不再遵循那些传统后，这个转变或许会慢慢发生。

（来源：The Lily，翻译：sumyee桃子、小容、Catnip）

【瑞典05.13】当数字音乐公司Spotify的通讯部门经理，居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35岁英国爸爸Jim决定休6个月的育儿假时，他并没有得到在英国的父母和朋友的支持。

“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呛了一口茶水。”他说，“我爸以为我在开玩笑。”Jim的父亲担心儿子的职业前途会因此受到影响。但Jim很坚决：他要用这6个月的时间好好陪着他的新生女儿长大。

瑞典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父亲育儿假规定之一。父母双方可以享受共480天的带薪育儿假期，其中有90天专供父亲育儿。

在瑞典城市的街道上总能看到工作时间出来遛小孩的父亲们，他们一手推婴儿车，另一手举着咖啡。经常还会碰到这些爸爸们在公园长椅上给婴儿喂食和换尿布。

自从1974年父亲育儿假在瑞典被正式立法，它的目标正在慢慢改变：从70s解放女性劳动力以弥补国内劳动力不足，到今天作为性别平权和家庭稳定的重要举措。

作为程序员的Nora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如果只有母亲留在家照顾孩子，女性在就业时会相比男性有太多劣势。”她说。她的丈夫，同为程序员的Marten在休了10个月育儿假后回到了工作岗位。

这不仅因为他希望有更长时间陪伴孩子，也因为“我和妻子都认为平分育儿责任非常重要。”议员Tina说，“在50年代，男性育儿是无法想象的。但通过立法的推动，现在男性育儿在瑞典已经有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在瑞典公司中，围绕长期父亲育儿假作计划是常态。在育儿假期间政府补贴的80%薪酬水平以外，很多公司会主动补贴剩下的工资差额。

“我们的公司不会区分女性和男性员工的育儿假期。” Jeanette，H&M的人力资源经理说。她认为育儿假是员工体验其他工作和锻炼其他能力的有效方式。

作为一家瑞典电子游戏公司的CEO，47岁的美国人Sean惊讶地发现，他在瑞典休育儿假期间竟然真的没有受到工作电话的打扰。但随后他又更惊讶地发现，虽然自己不被公事打扰，但当妻子去工作时，他和婴儿在家比工作还累。

在开始休育儿假以前，Sean曾认为这件事很简单。“你起床，你吃饭，能有多难？”他还计划了一大堆想做的事情。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你几乎一整天都神经紧绷，除了中午的一个盹，”他说，“然后你要准备吃的给小北鼻，这周她喜欢鸡蛋，下周她就改口味了……跟一个11个月大的婴儿讨价还价是不可能的。”

Jim，Spotify的部门经理，也曾幼稚地计划在6个月内一边喝咖啡一边工作，顺便看着他的女儿在公园里安静地玩耍。事实却是，“我每天有30分钟独处的时间就不错，剩下的是没完没了的清理，喂食，换尿布，捡东西。”他说，在育儿假第二周，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坚持到育儿假的最后，“但现在我非常开心，能有机会和我的女儿建立感情。”

（来源：华尔街日报）

▲ 立法能推动整个社会对男性育儿的认同。

*在全球所有卫生和社会服务人员中，女性占70%。

*在危机期间，家庭暴力，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增加。

*男性每挣一美元，女性相应地仅仅赚79美分。

【全球05.14】鉴于COVID-19危机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男性和女性，因此解决该危机的措施必须考虑到性别。

妇女和女童在家庭，卫生保健前线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脆弱性必须被重视。

放眼世界，妇女承担起了在家庭，医疗保健，学校，照料老人方面促使社会团结的大部分责任。

在许多国家，妇女无偿执行这些任务。然而，即使这些工作由专业人士完成，由女性主导的这些职业，其薪资也往往低于男性主导的职业。

COVID-19危机使这些基于性别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区域框架、多边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必须认识到，妇女将在解决当前危机中发挥关键作用，应对疫情及其对经济影响的措施应包括性别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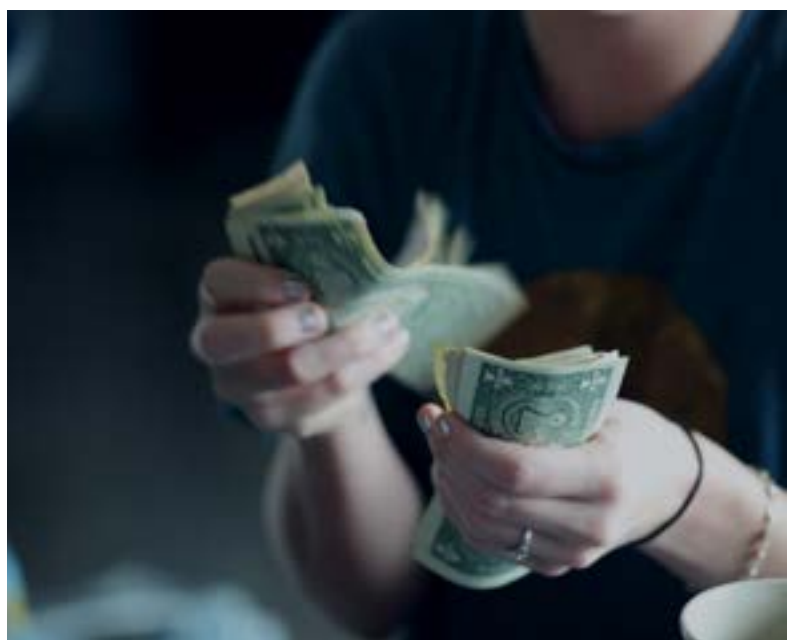
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危机中，女性在以下三个方面都特别容易受到威胁，需要加强保护。

首先, 经验表明, 在危机和灾难期间, 家庭暴力, 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增加。

此类在2014年-2016年埃博拉和2015年-2016年寨卡流行期间就曾发生, 现在似乎也正在发生。在隔离或在家中采取隔离措施的情况下, 与暴力和控制倾向的男性一起生活的妇女儿童面临更大的危险。

只有在疫情结束后, 人们有再次行动的自由时, 支持这些妇女和儿童的需求才会增加。

我们必须确保相应地维护和加强妇女庇护所和其他形式的援助。政府和公民社会团体必须提供更多资源, 如紧急住房和电话服务热线, 以创新的方式利用移动技术。



其次,在抗击疫情前线的大多数是女性,因为她们占全球所有卫生和社会服务人员的70%。

我们迫切需要给这些女性赋权,首先是在家庭中也承担了家务的女性提供更多资源。因为照顾受感染的家庭成员等活动,将导致她们面临更大的风险。

妇女也占世界老年人口的大部分,尤其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此也是大多数潜在患者。然而,她们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往往比男人少。

更糟糕的是,在经历过先前流行病的几个国家中,当需要为危机重新分配资源时,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包括产前和产妇保健以及获得避孕药具和安全堕胎服务)会面临被削减的情况。这样的资金分配局面对于妇女和女童极为不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防止。

最后,妇女在经济上特别脆弱。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个人财务状况较男性更差,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也处于弱势。此外,女性是单身母亲的几率更大,她们将受到目前急转直下经济形势的重击。

考虑到这些差异,至关重要的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要考虑到妇女的独特处境。特别是在冲突地区和其他两性平等受到影响的地区,妇女和女童有可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甚至被完全抛在最后。

今年是联合国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成立25周年,国际社会在该会议上通过了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我们呼吁所有国家政府重新承诺这一原则,即妇女享有与男子相同的参与决策的权利,必须重视她们的观点。

为此,决策者在制定应对危机和为下一场危机做准备时,必须听取妇女权利组织的参与并与之互动。

指导性问题的始终应该是:这个问题是否对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影响?如果是这样,我们如何才能取得更公平的结果?

我们必须确保女孩有和男孩一样多的学习时间,而且她们不必担下照顾兄弟姐妹和父母的全部责任。

我们还必须从COVID-19危机中汲取教训,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到底如何评估妇女对医疗保健、社会服务的贡献,如何给她们应得的回报。

她们如何确保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将妇女排除在重要的政治进程之外?

今天,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危机。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独自采取行动战胜COVID-19。

鉴于我们拥有相同的未来,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努力确保这是建立在团结与伙伴关系之上的。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

我们知道,两性平等社会比那些有着巨大差异的社会更加繁荣和可持续。世界各地的决策者都有机会将性别平等作为重中之重。我们敦促他们挺身而出。

(来源: World Economic Forum, 翻译: Kar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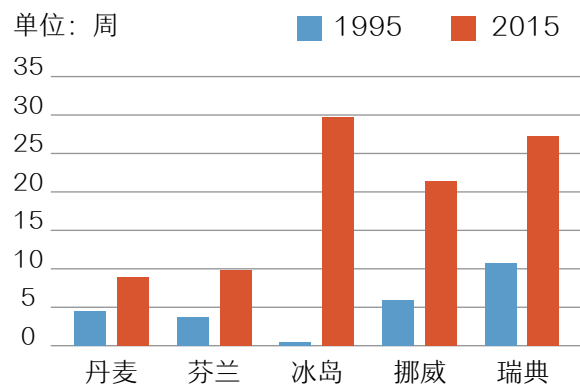


【挪威05.14】“除分娩前3周和分娩后6周给予母亲的产假之外, 所有育儿假都应当强制由夫妻双方对等分配”。

这是2018年夏季在北欧一所大学召开的北欧工作生活会议上, Ellingsaeter女士作为主讲人提出的建议。

目前挪威实行的是三段式育儿假: 在一共46周时间里, 单独分配给一方而不得转给另外一方的专属育儿假, 为每人15周, 另外有16周时间, 可以由夫妻双方的任何一方休假: “实际上当你允许夫妻任何一方休假时, 通常都是妻子在休假。旧有传统和习惯仍在左右人们的思维方式: 既影响夫妻决定, 也影响公司文化。”

Ellingsaeter还说, “在当今挪威仍然有雇主认为, 男性不应该休自己最低份额以外的育儿假期。你总能听到诸如‘男性在他们的工作中更加不可替代’这类说辞, 但从来没有人这样考虑过女性。所以育儿假中的任何弹性都会形同虚设。”



北欧各国男性产假使用情况

(来源: NOU 2017: 6)

蓝色代表1995年的数据, 红色代表2015年。左侧轴的单位是周数。

在北欧各国间, 父亲育儿假的政策大相径庭。专属男性的育儿假从丹麦的0周到挪威的15周不等。

数据表明, 实际父亲育儿假在各国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冰岛的父亲们目前休育儿假最多, 达到近30周, 而且在20年前冰岛男性几乎完全不休育儿假。这一变化主要归功于2012年冰岛育儿假新政策: 在共12个月育儿假期中, 任何一方专属假期都达到了5个月, 而只有2个月的时间是双方弹性。

瑞典父亲位居第二, 虽然专属父亲的育儿假仅3个月, 但实际父亲们平均休假时长超过26周, 是20年前的2.5倍。瑞典育儿假的特别之处在于, 父母可以把休假时间平摊到一段极长的时期内, 直到孩子8岁。

相比之下, 挪威的育儿假更鼓励父亲在婴儿出生的第一年中使用完。挪威的专属父亲育儿假为15周, 实际休假时间也超过

20周。

而丹麦和芬兰的父亲实际休育儿假仅不到10周。丹麦由于并没有规定父亲专属育儿假，造成父亲实际休假时间在北欧各国中垫底。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树立了法规，民众会不自觉地接受：这是育儿的‘常态’。”El-lingsaeter说。她相信欧洲其他国家也会很快学习北欧的育儿假政策。

在北欧，育儿假的主要作用是推进性别平权。“减少育儿假中的弹性，鼓励男性休育儿假，目标是使女性和男性有相同的工作机会以及照护责任。”

（来源：北欧劳务期刊）

▲ 政府应当立法推动照护工作中的平权。

【美国05.15】当我的女儿于2005年出生时，我和丈夫决定给她用我的姓。

当时的选择感觉没什么政治性，更多的是出于私人与实用的考虑。

我的丈夫姓瑞恩（Ryan），他已经有两个儿子跟他姓。他和五个兄弟姐妹的孩子当中，有11个小朋友都带有Ryan的姓氏。但是我们Brodeurs一家这边没有相同的数字。

在我女儿出生时，我们认为她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孩子。三年后，当我们的儿子出生时，我们考虑了更长的时间——两个孩子都跟我姓，公平吗？——那是在决定他也将成为Brodeur之前。（两个孩子的中间

名都是Ryan。）

颠覆系统并非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即使我的朋友（大多数是进步的朋友）支持这一决定，但几乎每个人都举起了犹豫的旗帜：这会以某种方式破坏我们的家庭观念吗？我们的孩子会被取笑吗？还有一个大问题：**我的丈夫真的感觉良好吗？**

在每一个这样的反应之下，即使是那些非常钦佩我们的选择的人，也都假设我的丈夫一定是个软柿子，而我是一位熟练的操纵者。我丈夫对那些评论只是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

根据我自己的零星的研究，在极少数选择将母亲的姓氏传给下一代的异性已婚夫妇中，大多数人这样做的原因与我们相同：母亲的血统正受到威胁。

但是今天，在作出最初的决定14年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保留Brodeur这个姓氏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现在，我可以承认当时我甚至不知道的事情：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跟我姓，仅仅是因为我想要这么做。我对拥有这种肆无忌惮的欲望感到羞耻，但这种情绪很快就被一种更强烈的情绪所接替——愤怒。

在命名后代时，男人很少感到内疚或怀疑自己的动机。他们当然没有受到“爱操纵别人”的指责。就像很多特权一样，这是约定俗成、无人质疑的。

由于我们未能质疑父权制（字面意思是通过父系血统来追寻后代的踪迹）或考虑其他选择，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男性

是最重要的，并否认母亲的历史。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对姓氏的垄断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其根源是所有权和对财产的记录，财产，包括妻子、子女和奴隶。

过去三年中，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撰写回忆录，内容涉及我与自己母亲的复杂关系。那是一种原始的爱，也是我生命中的强大力量。

在那段时间里，我探索了将各代人的家庭联系起来的线索，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选择传给孩子的东西。可以肯定的是，姓氏就是这样一种选择。它不仅以法律和社会化的方式、而且以情感的方式将一个人和他的家族历史联系在一起。

我是我父母双方的孩子，但毫无疑问，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然而，传给我的姓却是我父亲的姓。

在我母亲的一生中，尽管她在家庭之外拥有成功的、完全由她一手打造的事业，但她却使用了四个不同的姓氏——她的父亲的和她的三个丈夫的。

尽管现代女性中有一部分选择婚后保留自己的姓氏，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将其姓氏传给子女，她们大胆的宣言也因此变成了带有保质期的宣言。带有或不带有连字符的夫妻双姓组合当然是存在的。但是，仅仅继承母亲的姓氏这种状况，还没有作为一种可行的选择进入集体意识。

最近，当我告诉一个熟人——一个中年的女人时——我的孩子跟我姓时，她脱口而出：“那合法吗？”我们俩都停了一会儿（合法吗？），然后大笑起来，为我们居

然还停下来考虑这个问题而感到尴尬。

但事实是，妇女长期以来无权确定自己的姓氏。直到197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才否决了田纳西州的一项法律：该法律要求女性必须采用丈夫的姓氏才能登记投票。

然后，即使在志趣相投的夫妇试图给孩子用加连字符的夫妻姓氏组合、或者用母亲的姓氏的情况下，州官员也经常只肯用父亲的姓氏为下一代注册。

法院在给孩子取姓的问题上，一贯秉承父亲的权利，这说明母亲的影响力居于次要地位，无论哪一方父母承担更大的抚养子女的责任。



我们的孩子和朋友一样，对拥有我的姓氏保持低调的态度。对他们来说，这只是生活中的事实，因为姓氏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异议来自那些与我同龄或比我年长的人群。这些人有权影响社会现状，并且是仍为主流的性别歧视主义者群体的一部分。

不用说，如果我的孩子是Ryans、Brodeur-Ryans或Ryan-Brodeurs，我也会同等地爱我的孩子——我们已经考虑过所有的选择。

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给孩子们姓Brodeur会令我充满某种自豪感，并使我重新和自己的根基和身份建立联系。

不管我的孩子们给他们的孩子用什么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坚持做清醒的决策者，能够对他们的选择进行批判性思考，而不是简单地遵循惯例。

就我而言，我希望我的儿子和女儿能毫不犹豫、毫不羞耻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我还希望，在他们要对姓氏做决定时，这类对话已变得司空见惯，选择已具备包容性，最终的结果也已是公平的。

Adrienne Brodeur是回忆录《野生游戏：我的母亲、她的情人和我》的作者。她还是Aspen Words的执行董事，她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工作，但与丈夫和子女一起住在鳕鱼角。

（来源：Glamour，翻译：哇哈）

▲ 作者作为女性，在把自己的姓传给子女时，“对拥有这种肆无忌惮的欲望感到羞耻。”然而，“在命名后代时，男人很少感到内疚或怀疑自己的动机。”

【西班牙05.18】由于各地禁足封城，西班牙今年的家暴立案数成断崖式下跌，被困家中的受害者越来越难以获得帮助。

最近一例针对女性的谋杀案出现在几天前：凌晨两点半左右，西班牙东北地区小城的一位居民听到邻居呼喊声，出门看到一位56岁的女性正被她的丈夫从三层楼上扔出窗外。人们试图用床垫接住她，但为时已晚，她当场坠楼身亡。

这是自西班牙在3月14号封城后的第三起针对妇女的暴力致死案件。封城期间大量女性不得不和施暴者同处一室。4月的前



两个星期，西班牙家暴帮助组织的热线电话有47%的增长，而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发出的求救信息增长了足足7倍。

于此同时在警局报案的数量却直线下降。一位曾是受害者的公益组织负责人Ana Bella说，家暴相较其他类型犯罪有其特殊性，受害者往往需要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才会最终走进警局指控施暴者。而封城和社交隔离使这种支持非常困难。

今年3月加那利群岛一位78岁的女性被她的丈夫杀死，促使当地政府开始想办法，帮助那些封城期间没有足够时间离开施暴者成功报案的女性。如果一位女性走进任何一家商店要求购买“19型口罩”，店员都会通知警方。如今这一举措也已经在西班牙其他地区实行。

西班牙是欧洲较为成功的反家暴国家。这得益于西班牙政府和社会对性别暴力的重

视。在欧洲性别平等指数调查报告中，在性别暴力一项，西班牙得分超过了法国，丹麦和英国等国。

Carmona，一位反家暴公益组织负责人说，西班牙是反对性别暴力的先锋，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反家暴列为国策的国家，在2004年就制定了针对性法律，并得到了全部议会政党的支持。

在最近的几年间，西班牙极右翼党Vox主张一系列反对平权的政策，要求撤销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歧视男性”。他们试图将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描述为不分性别的暴力。但Ana Bella认为他们不会占据主流。“我们的社会已经足够成熟。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努力，我们不会走回头路。”Ana Bella说。

（来源：卫报）





▲ 她们已经为平权付出了这么多，不会走回头路。

【德国 05.22】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德国女性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只能获得约为男性一半的报酬。

在德国西部地区，一位女性在职业生涯中可以获得平均83万欧元报酬，而男性可以获得150万。在德国东部，女性可以获得66万欧元，男性为110万。这项研究也指出，目前性别薪酬差异的计算只包含工作女性，会忽略大量被排挤出人力市场的女性，严重低估了社会中实际存在的性别薪酬差异。

（来源：明镜）

▲ 性别薪酬差异不应只包括同样岗位的薪水差别，也应考虑女性因性别而失去的大量工作机会。

【美国05.25】牛津大学社会学系旗下报纸《社会力量》的一篇文章显示：在孩子出生后，父亲们休育儿假能够带来亲密关系的改善和育儿能力的极大提升。

数据采集来自一个长期观察近5000个家庭的研究，并在他们婴儿刚出生、三岁和五岁的时候分别进行采访。

通过母亲们在亲密关系质量（亲密关系指数）、亲密关系支持（倾听、理解、鼓励、帮助等）和共同育儿能力三个方面的回答来进行评估，结果母亲们一致认为，只有当父亲们休育儿假的时候，亲密关系质量、育儿水平以及父亲们的参与度才能更高。而且，育儿假休得越长，越对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有更正面的影响。

为什么父亲休产假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呢？

研究显示，不论是育儿假本身还是育儿假



长度都与宝爸的参与度密切相关。因为他们能够和孩子和宝妈们更加亲密地相处，这种强烈的参与感和被需求感，让彼此间的亲密关系指数大幅提升。

在育儿假期间，宝爸们会特别关注于儿童护理，并破除“养家者”的刻板印象来做出“额外的”义务，比如有些宝爸们会专门在这段时间内学习育儿知识，而这样，也让他们在育儿领域更有信心。

同时，更长的育儿假能够促进宝妈宝爸们的互相了解，尤其是发现彼此在育儿不同领域的优点和缺点，而这能够促进宝妈宝爸们在育儿这件事儿上更高效的合作。

其实，很多宝爸们都想要休育儿假，但是通常情况下，育儿假却非常短（很多只有一周）。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并未允许宝爸们拥有这个资格，以及大多数的雇主们并不愿意负担带薪的育儿假。

基于研究结果，作者认为，延长带薪育儿假政策需要提供结构性的支持，以此让宝妈宝爸们一起在家中合作育儿，同时也能

获得经济来源，这对宝妈宝爸们、家庭和孩子们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这也是让那些经济上不那么富裕的家庭实现养家和顾家的两全之策。

（来源：Psychology Today，翻译：小容）

▲ 父亲育儿假带来亲密关系指数和育儿能力的提高。

【全球05.26】在疫情发生之前，女性本身就更容易陷入贫困，她们收入更加微薄，拥有更少的积蓄，且更可能拥有不稳定的工作。所以即使男人与女人都在此次疫情中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女性受的打击更加猛烈。

此次病毒在多个层面上揭露了性别的不平等。联合国秘书长的性别顾问Nahla Valji、In Her Words记者Alisha Haridasani Gupta和《纽约时报》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

Nahla Valji: 灾难往往会揭示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所以此次流行病也在全球范围内更严重地影响了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

这是因为在全球每一个国家，女性都赚更少的钱，有更少的储蓄，且更可能做着非正规的工作，所以她们在经济萧条时期，缺少积蓄和福利的缓冲。

当我们具体分析不同特殊群体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单亲家庭大部分由女性做一家之主，世界上大部分难民是女性和女孩。

所以性别的不平等是复杂的。

我们从以前的疫情中可以看到，所有人都会在短时间内受到经济打击，但男性反弹的能力，而女性则会承受更长时间的经济挫折。

Alisha Haridasani Gupta: 在美国女性是抗疫前线的主力军，78%的医务人员是女性，超市和药店的收银员也大部分是女性。她们处在抗击疫情最危险的地方。

而另一方面，其他非必要工作领域的女性正在被裁员。过去，经济危机主要打击男

性统治的产业，如制造业，农业，矿业等等，但此次经济危机恰恰相反。在明尼苏达州，每周报告失业的人数女性都远超于男性。

Nahla: 我们从这次疫情中看到的最明显的改变之一，就是需要做的家务活明显变多了。

学校停课导致孩子们需要在家中被照顾，老人和病人则因为医疗系统的崩溃而必须依赖家里的帮助。而在传统中，这些家务活都是由女性承担的。

女性做的无薪劳动在世界范围是男性的三倍，但在有些地区，这个差距可以达到五到六倍。而这个现象是很多性别不平等现象的起因。女性花在家务活上的时间本可以用来赚更多的钱。男女承担家务活的区别从根本上导致了男女之间的薪资差距，就业和升职差距等等。

这些问题都被此次疫情放大化了。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女性的无酬劳动基础上的。而我们往往看不见在家中进行的任何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当社会福利事业，社会保障和医疗系统受损的时候，家中的劳动变得更加艰难。而此次疫情正好放大了这些社会中被无数的性别不平等。

（来源：纽约时报，翻译：利虎）

【法国05.27】一位女性候选人将接替红衣主教Barbarin成为里昂的主教。而Anne Soupa的候选撼动了在女性问题上通常一成不变的天主教会，尽管教皇Francois自2013年以来就开始讨论赋予女性更多宗教责任。



Anne Soupa, 一位73岁的神学家, 于5月25日星期一被提名为里昂总教区的候选人, 自从教皇Francois于3月6日接受Barbarin主教的辞呈以来, 这一职位一直处于空缺状态。这个提名对于男性来说已经是不妥当的。那么, 可想而知对于一位女性来说这是多么不同寻常。

自2019年6月以来, 里昂天主教教区一直由教廷任命的名誉主教Michel Dubost管理。而三个月前, 红衣主教Barbarin“因故离职”了。他在初审时, 被判犯有包庇对未成年人的性虐待罪——他在上诉时被释放。



作为女性, Anne Soupa按教规不能被任命为牧师, 自然没有机会成为下一位高卢大主教。而这正是圣经学家在反对她接任时采取的论点, 他们认为就算这个继位算不上是偶像主义, 至少也是一种对教会的挑衅。

Anne Soupa在申请信中解释道: “这次认命是出乎意料的, 但同时也是非常合理的。有些人会说这是一个疯狂的举动。但是, 真正疯狂的是, 这看上去不可思议, 实际上却并不疯狂。”

在信中, 她列举了自己的品质——“既不是无知者, 也不是走廊里的一个机器”; 她在教会“三十五年来, 脚踏实地地, 作为圣经学家、神学家、记者、作家积极活动”。然后她总结说: “一切都证明我有能力竞选主教的职位。一切允许我合法竞选, 但一切都禁止我参与竞争。”; “七年来, 一切都没有改变, “教皇Francois回避了两个主要问题: 妇女获得真正的领导权, 以及治理教会与有条不紊的部委之间的区别。”

教皇耶稣会的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女执事的问题, 但是, 由于分歧太大, 委员会未能得出结论。一个新的委员会授命继续探究此问题。

Anne Soupa避免里讨论女性是否能被任命为牧师这一话题。她建议区分教区的政府职能和牧师的职能: “如果人们在有心理上对牧师的男性气质持有定型观念的话, 有一半人类将继续被法国教会拒之门外。教会必须向更多的人开放施政。”

(来源: LeMonde, 翻译: 利虎)



【津巴布韦05.28】在津巴布韦Wedza农村地区，一种新型的电动摩托车正在帮助贫困的女性获得收入来减轻家庭负担。

这种被称为Hamba的三轮车由太阳能锂离子电池供电，目前由创业公司Mobility for Africa试运行，并将它们租借给女性群体使用。

这样一来，女性们便能将自产的农产品运送到离家很远的市场，或者为乡民提供交通运输服务，同时使用摩托车来完成一些家务活。

Mary Mhuka是一位有六个孩子的58岁母亲，她与她的儿媳以及邻居一起租借了Hamba，并表示摩托车减轻了很多家务劳动的负担。如今的她可以将自家的蔬菜

销售到15公里开外的贸易中心，收入与在当地销售相比增加了许多。

“我们过去都是将木柴扛在头顶然后步行远距离运送，现如今摩托车消除了这个负担。”她告诉路透社。

从2019年2月起就担任Hamba试行调解员的Fadzai Mavhuna表示，女性们每月花费15美元进行团体租赁（最多五人一组），而Hamba的最长续航里程可达100公里。

此外，在太阳能充电站进行摩托车电池的更换会需要大约0.5至1美元的费用。在投放至商业市场之前，Mobility for Africa公司目前已经进入了试行项目的第二阶段。Hamba在哈拉雷组装，设备由中国

制造，预计售价1500美元。“一些女性增加了收入，因为她们始着手烘焙、缝纫和园艺之类的工作。” Mavhuna说。

Pamhidzai Mutunya是一位农场卫生工作人员，她表示在Hamba出现之前，很多女性都是在家分娩或者步行至距离12公里的最近的诊所，因为没有任何可以借助的交通工具。

“如今在家分娩的女性已经减少了许多。”这位拥有三个孩子的35岁母亲说道。她平均每天接送四人到诊所，并为病人提供送药服务。

（来源：路透社，翻译：Xiao）

▲ 有时只需要一点机会，女性的独立与能力便显现出来。

【英国 05.29】一家领先的智库警告说，在冠状病毒危机引发的经济影响中，女性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

英国皇家艺术、制造业和商业促进会(RSA)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对自己的经济前景更为担忧。

37%的女性为自己背负的债务感到苦恼，而只有29%的男性有同样的担忧。并且，有37%的女性会觉得难以支付计划外的100英镑账单，然而只有25%的男性这样认为。

RSA的研究人员说：“这些数据表明，英国无产阶级女性的生活是多么艰难。新冠疫情给生计带来了新的威胁。妇女不仅要面临失业的压力，还要挑起照顾家庭的重

担——妇女仍然不成比例地承担着这些工作，她们将感到尤为艰难。”

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出台新经济政策，来处理这种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并确保妇女得到适当的支持。

“这项研究证实了我们的担忧，那就是除非我们在这场危机中关注妇女和女孩，否则我们就会让性别平等倒退。”福西特协会(Fawcett Society)的首席执行官萨姆·斯米瑟斯说，“妇女首当其冲地承受着负面影响，政府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作出回应。”

《独立报》最新发表的文章表明，由于在护理行业中女性的比例过高，她们可能会过度暴露于冠状病毒之下。

一些社会活动家还警告说，由于学校听课，数十万单身母亲面临无法养活孩子的风险。

生活在英国的200万单亲父母中，约有70%的人有工作，但每10个有工作的单亲父母中就有3个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大约90%的单亲父母是女性，且单身母亲在不稳定、低薪、零时工合同的工作中所占比例明显过高。

（来源：独立报，翻译：sumyee桃子）

▲ 在争取性别平等上，同样是不进则退。



《独立报》最新发表的文章表明，由于在护理行业中女性的比例过高，她们可能会过度暴露于冠状病毒之下。

6月

【联合国 06.02】联合国妇女署表示，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加剧了已有的不平等现象，并暴露了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裂痕，对妇女的就业和生计构成了严重威胁。承担照料家庭责任的妇女、非正规工人、低收入家庭和青年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

七国集团领导人在线峰会将于6月10日至12日举行。来自七国集团部长、企业领导人、民间社会和学术界，近日举行高级圆桌会议——“七国集团在后新冠时期确保妇女经济权能和安全方面的作用”。

圆桌会议与会者为七国集团成员国提出了建议，在新冠危机应对和恢复过程中优先考虑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经济权能。

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普姆齐莱·姆兰博-努卡表示：“新冠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危机远远超出了健康范围，挑战了已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基本方面。妇女的收入更少，储蓄更少，工作安全性更低，并且更有可能在非正规经济中就业，获得社保的机会也较少。我呼吁七国集团领导人在网络峰会上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并确保他们的在应对新冠危机时，以有力和长久的方式纠正这些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以建立一个包容、平等和更具抵御力的社会。”

（来源：联合国新闻，翻译：哇哈）

【美国 06.03】美国空军已取消对候选飞行员的身高要求, 希望能鼓励更多女性申请当飞行员, 使其甄选范围更多元化。

《纽约时报》报道, 依照新规定, 身高不超过162.6公分或身高超过195.6公分的申请者无须再呈交身高豁免申请。这项新措施已在5月13日生效。

美国空军此前规定, 飞行员的身高必须介于162.6公分至195.6公分, 坐姿高度则必须介于86公分至102公分。空军部说, 虽然多数身高豁免申请都会获得批准, 但身高要求实际上已把美国44%的20岁至29岁女性人口排除在外。

美国空军人力、人事与服务部副参谋长德菲利皮说, 取消飞行员的身高规定, 对个子较小的女性和少数群体来说是一大胜利。

(来源: 新加坡早报 陈慧璋)

【英国 06.05】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女性领导人应对新冠疫情的成效饱受关注。

丹麦、芬兰、德国、冰岛、新西兰、挪威和中国台湾的女性领导人被认为比男性更好地在应对危机。韧性、务实、仁爱、谦逊并关注民意是这些女性领导人的共同特征。这些国家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疫情, 领导人的性别或许不是主导因素, 而是因为该社会在各个方面性别更平等。因为女性的参与可以带来更全面的视角和更完善的政策制定。

性别的互补性同时也会增强国家多方面的实力。例如, 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 (McKinsey) 的研究项目表明, 性别比例更平衡的企业财务状况更好。

在性别更平等的国家中, 领导力在由传统观念里的“女性特质”驱动——同理心、倾



听民意和协作能力。这些与传统行使的管理，监督和控制不同。

不过，这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刻板印象。女性也应可以拥有并展现“男性的”管理特质，反之亦然。

21世纪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亟待一种新型领导模式，而不是基于命令和控制的领导。这些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地球资源的消耗、人口老龄化以及新科技的开发。这种新型的领导主要涉及韧性，勇气，灵活性，倾听民意，同理心，协作，关怀并认可集体的贡献。而这都是传统观念中女性管理的特征。

为了克服21世纪的重重难题并取得成功，国家政府必须尽可能地多样化其人才来源，并优先考虑性别问题。

（来源：独立报，翻译：桃子sumyee）

▲ 性别比例平衡的社会才能更好的应对21世纪新的挑战。

【德国 06.08】德国一顶级化学期刊几天前由于发表了一篇歧视女性和少数族裔，以及鼓吹“学生无条件服从导师”的文章，而在学术圈内受到了大量指责，不得不迅速撤回文章。

这一顶刊Angewandte Chemie发表了加拿大Brock大学捷克裔终身教授Hudlicky致敬30年前的一篇有机化学概述的文章。Hudlicky在文章中写道，有机合成化学社区在过去30年间持续受到了诸如“多样化”、“知识传授方式”、“学术造假”等问题的挑战。

Hudlicky认为，在过去20年间，虽然有大批女性和少数族裔进入学界和医药行业，这些群体和个人仍带有“弱势群体”标签，在招聘、升职、研究经费申请、社区认可度上都受到了优先待遇。这种优待会造成对其他群体的歧视。

他指出，所有流程都应严格遵守“能力优先”而不是“身份优先”；强行规定弱势群体的比例是对能力突出的其他人的歧视。对于校方强制性的反歧视培训课程，Hudlicky也表示了不满

同时Hudlicky提倡旧式的“师父-学徒”式教育方式，认为目前在有机化学界的年轻研究员缺少科学素养，不遵循科学研究方法，而促进传承的唯一方式是推行 学徒无条件服从于他们的师父，类似艺术界、音乐界和武术界。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一片哗然。”他的意思是，“任何非白男研究员都是靠‘多样化’政策上位的，而不是因为他们原本就很优秀。”

“很多白男这么想很正常。但这种和研究领域完全无关，又没有任何数据支撑的纯个人观点文章，是怎么通过了同行评审还被发表了？”

“‘能力优先’就是个谎言。这些白男自己享受‘身份优先’政策的这么长时间里，为什么从来没抗议过。”

“在所有科研数据都表明，学界存在严重隐性歧视的时候提‘能力优先’，莫非Hudlicky以为自己生活在人人完全平等的乌托邦里。”



“少数群体还在为降低歧视抗争，刚有了一点进展，有些人已经冲出来说是反向歧视了。”

“我就是因为有机化学界每周80小时的剥削制度而主动放弃学业的。他难道看不见这种学徒制的弊端么。”

Cathleen Crudden, 这家期刊的编辑之一，直接向期刊提出了辞呈。

同时在社区中也出现了大量不同的声音：

“你们都反应过度了，这位教授说的是‘能力优先’，那不正是反对群体歧视的论点么”；“‘能力优先’现在变成‘种族歧视’了，情感发泄代替了理性辩论”；“这是他的言论自由”；“我痛恨那些只会说政治正确的漂亮话的人。”

出版方在第一时间撤回了文章，各大平台已经看不到Hudlicky的原始文章了。这种处理方法也受到了社区的谴责。很多人认为，这种文章一旦撤回就失去了被永远铭记在历史中的机会。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正常发表，然后发表针对性的批判文章作为回应。但也有人担心，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种文章，由于没有撤回，在之后的几十年间都不断获得社区一些人的引用和关注，造成了更大的影响。

（来源：Angewandte Chemie, retraction watch）

▲ 如何处理争议文章：开放辩论还是及时止损，你怎么看？

【德国 06.09】德国城市慕尼黑的街道上最近大规模出现了在线视频网站Joyn

的一则节目宣传广告。广告上有两名女性，并配有“老的？小的？新的！是我想睡的母亲，还是小姐？”的宣传语。

这则广告在社交媒体引发了大量投诉。慕尼黑副市长Habenschaden也在她的推特账号上表示了不满。

“这则广告令我愤怒。” Habenschaden写道：“现在全城都挂着这个充满性别歧视的厌女广告牌。在2020年还能看见这种落后的东西，实在是匪夷所思。把女性分类为老的新的想睡的，还敢挂在公共场合。每天都有未成年人从旁边走过，这种性别刻板印象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

虽然Joyn公司对广告的负面影响不以为然，但他们仍然快速撤换了广告牌。

这则新闻在慕尼黑晚报的网站上发布后，出现了大量读者留言表示不能接受广告牌被撤。高赞留言包括：“这是要规定我如何走路，吃什么，看什么电视节目么”，以及“‘我想睡的母亲’明明是一句夸女人有吸引力的话”等等。

（来源：慕尼黑晚报）

▲ 说别人小题大作的人，往往因为自己并不是受害者。

【阿富汗 06.10】Freshta是住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名就读工科的女大学生。在新冠疫情以前的几个月内，她通过NGO组织Ebtakar的帮助，成立了自己的送餐连锁队伍。她的队伍全部由女性组成，她们开着40辆三轮摩托车，每天负责为男性客户们送汉堡和米饭。

“开始当他们看到是女性在送餐，会很诧异。但两三个月以后他们就习惯了，还会支持我们。” Freshta说。

但3月26日开始，喀布尔由于疫情原因宣布封城。Freshta不仅是全家六口人的主要经济支柱，还需要自己负担大学学费。

为了解决向Freshta一样的阿富汗女性的生计问题，NGO组织Ebtakar帮助她们将送餐三轮车改造成了移动的消毒车。

Freshta从四月开始就开着她的三轮车走街串巷，为汽车，商店和公共空间提供消毒服务和口罩、手套、消毒液等卫生用品。她们的这项工作得到了阿富汗政府和联合



国际乐施会 (Oxfam) 在一项报告中提出了对疫情期间阿富汗妇女处境的担忧。“

父权社会限制她们的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如教育和健康，控制她们能得到的资源，不允许她们为自己做决定，而且不能保证她们不受暴力威胁。新冠疫情加重了阿富汗的性别不平等。”

国的支持。

“女性在疫情期间由于收入减少，她们的经济和社会独立性会受到严重挑战。在很多家庭中，允许女性外出的唯一理由是她们可以赚钱。”

即使在新冠疫情以前，喀布尔的大街上也很少有送餐或经营街边摊的女性。“全社会都在污名化工作女性，并阻止她们获得同样的经济机会。尤其是在餐饮业。”一位女性说，“我们想鼓励更多女性进入男性主导的行业。”

(来源: 卫报)

▲ 经济独立有助于女性争取权利。

【英国 06.12】1970年5月29日，英国通过了《同工同酬法案》。但直至今日，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然在发生。

2018年6月，BBC前编辑凯莉·格雷西胜诉了，起因是她发现，自己的薪酬竟然比男同事要低10万英镑。

无独有偶，主持人萨米拉艾哈迈德也赢得了与BBC就同工同酬的官司。

英国性别平等慈善机构Fawcett Society的研究显示，60%的职场女性要么不知道男同事的收入水平，要么认为自己的收入低于男性同事。

Young Women 's Trust的CEO索菲沃克表示，同工不同酬在职场太常见了。主动挑战雇主对女性来说也许很难，尤其是如果她们顾虑这会对自己不利。

不过，女性完全可以且应该要求她们的雇主给出解释。

要如何知道你的薪水比别人少呢？

了解其他人薪酬最常见的方式是通过工作场所的聊天。如果你在一家员工数超250的公司，那么开始调查的一个好方法是查看他们公布的性别薪酬差距数据。这可以提供一个初参考。

如果你发现薪资不平等，你该怎么办？

首先，找到一位有比较性的同事，向你的雇主阐明你是如何和他做着相同的工作，并询问这一差异的原因。如果你以后决定上诉，采取这些步骤将会很有利，因为你的雇主有义务参与这个过程。

你应该告诉同事你的情况吗？

当你感到无助和孤独时，或许很渴望向同事倾诉。不过最好不要和同事们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想要倾诉，注意有策略地选择和谁沟通以及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需要做好离开这个职位的准备吗？

这取决于你想要的是什么。补偿？讨公道？或是升职？你是否已经给自己留好后路，或者你宁愿不要过河拆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只有你知道什么东西对你自己来说最重要。这应该与你想得到的东西相权衡。

(来源: 独立报, 翻译: 桃子sumyee)

▲ 勇敢争取同工同酬，这是你的权利。

【赞比亚 06.15】自行车的到来,大大降低了把鲜牛奶运到市场的时间,这让女性的收入大幅上涨,同时也促进了整个社区的发展。

Anick Lubinda是赞比亚一个小村庄里的奶农,同时她也是Kawazi,一个拥有9460名成员的女性合作组织的主席。在这个自行车计划开展以来,她的送奶之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说:“女性是推动这个改变的先行者,她们需要管理家庭,做家务——包括接送孩子上下学、打水、种菜。我们女人总是需要更努力地工作,去供给家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现状。我们只能依靠自己。”

Lubinda之前是步行把牛奶送到7公里外的市场,这通常需要花1个小时半的时间,而且通常都会不小心把奶洒在路上,因此,她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卖出这些有点变质的牛奶,而这些钱根本没办法负担孩子的学费。

自从有了自行车,她只需要花40分钟车程,而且牛奶依然是新鲜的,这不仅让她的收入涨了一倍,而且她还能买一些额外的食物和学习用品给孩子们。

她说:“我为我的自行车骄傲,整个社区的女性都非常喜欢自行车,因为它让我们获得了更好生活的机会。”

Judith说自行车去年救了她的命,因为去年恶劣的干旱天气,她必须要到65公里外的地方才能买到食物,如果没有自行车,估计她和家人都会死掉。

Chimunya现在骑的是她爷爷的自行车去7公里外的学校上学,过去她走路得花90分钟,但是现在30分钟就行啦,她今年21岁,生了小孩后重返校园,她的梦想是当一名警察。

Kanene,今年26岁,在赞比亚的Kalomo开了一家自行车行——Buffalo,她主要向奶农们供应自行车,而且还雇了135个女性为她工作,而这个车行帮了很多社区里的女性走上自足之路。Gatawa,今年22岁,现在是Buffalo自行车行的修车工。她说当她开始学修车时总有人跟她说“这对女孩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她很坚定:“如果你可以做到,那么我也可以做到!”

(来源: The Guardian, 翻译: 小容)

▲ 依靠自己才能改变命运。

【英国 06.16】萨米拉(Samira Ahmed)是BBC的资深新闻节目负责人,为BBC工作了30年。今年初,她打赢了针对BBC性别薪酬歧视的官司,获得了几十万英镑的赔偿,用自己的方式改写了BBC的历史。萨米拉的案例会鼓励更多女性员工提起类似诉讼,律师所估计BBC的赔偿总额将达到几百万英镑。

去年10月,萨米拉将BBC告上了法庭,理由是BBC的另外一个节目《观点》的男性主持人Vine,每一集能够从BBC获取3千英镑的报酬,而萨米拉负责的十分类似的《新闻观察》节目,每一集她只能获得440英镑的报酬。

在法庭上,代表BBC的律师这样辩解:

Vine是比萨米拉出色七倍的节目主持人，因为他“眼里有光”。

很遗憾的是，法官并不买账。“Vine先生只负责朗读写字板上写好的文案，”法官说，“如果文案指示他‘翻白眼’，他就会翻白眼。这个工作并不需要特别的技能或工作经验。”

BBC还辩称，Vine的名气使他的市场价值大于萨米拉。法官却表示，调查显示，Vine的薪资水平严重超出了他本人的实际市场价值。

据此，劳动仲裁法庭不认为BBC的薪酬差异在性别歧视以外有着合理的理由。

英国法律要求，每户家庭每年需强制性缴纳147英镑电视转播费用。这笔费用直接支持了BBC作为国有电视广播公司的支出。2017年，BBC被政府勒令公开所有年薪超过15万英镑的员工姓名和薪酬。公开的96人年薪超过了英国首相，其中一个明星主持人年收入达到220万英镑。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白人男性。

BBC公开的数据引发了英国国内大面积的关于性别和种族薪酬歧视，以及对于如何

更好使用公共资源的讨论。

在BBC公开薪资数据之后，33名女性员工联名致信BBC，要求同工同酬。到目前为止，有超过20件案件在审理中。Carrie Gracie，BBC的中国区总编辑，由于薪酬不到她男性同行的一半而愤然离职。事后虽然她获得了BBC的补偿，但是她也提到了这些敢于站出来的女性们所面临的巨大风险。

“站出来说话可能导致你被行政处罚甚至开除；上诉会毁了你的事业，让你经济上陷于困境。不仅如此，BBC会在庭外调解的同时强迫你签署保密协议——这种逐个击破的方式完全无助于解决系统性歧视。”



很显然，必须有人出来打破BBC这种“逐个击破”的战术。

萨米拉成为了这个人，她拒绝了BBC庭外调解的建议。“我无法掩饰我的兴奋。”萨米拉说，“走在街上会有人过来祝我成功，胜诉后很多人来感谢我。”

在这几个月时间中，虽然BBC的律师尽其

所能诋毁萨米拉的职业素养,她仍然非常成功地保持了冷静。就在上个月,BBC的一个节目主持人Marr采访了BBC总裁关于萨米拉案件的看法(Marr在节目开始还忘记了萨米拉的名字)。

这位总裁说了很多关于透明度的话。但实际上,萨米拉胜诉后,她的深度波斯报道被放在了BBC第四频道播出,而不是更重要的第一或第二频道。

今年3月,萨米拉由于她的波斯系列深度报道而赢得了年度最佳媒体人奖项。在这个报道中,她和她的团队史无前例地获得了伊朗政府的支持,向她开放了多个之前未对西方世界开放的地点。“

如果Marr或Vine拿到了这么多伊朗的采访特权,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得到第一频道的播放时间。”萨米拉说。

萨米拉的父母相识于1960年代的伦敦,她的母亲是来自印度北部的印度教徒,父亲是来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萨米拉在完全开放的宗教教育中长大,曾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经常和母亲拜访印度教神庙,并毕业于一所天主教学校。

萨米拉的父亲在退休前有自己的生意,向伦敦的印度和中国餐厅提供餐饮服务。她的母亲曾是一名演员。现在虽然母亲已经80岁了,还经常跟萨米拉提起,“我觉得我还能去宝莱坞试试运气。”

萨米拉从青少年起就关心各种时事,甚至会将报道长期保留下来作为参考资料。从那时起,萨米拉就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同谋者和反抗者”。

“1970年代的英国充满种族歧视。”萨米拉回忆,“如果走在街上有人侮辱我们,我的母亲都会狠狠瞪回去,然后跟我说,不要怕这些人。”

在萨米拉的记者生涯里采访过很多吹哨人。她在一次广播中曾回忆自己年轻时如何挑战权威:那时距离BBC公开薪酬水平还有一年时间。事实证明她一直都有挺身而出的勇气。

(来源:卫报,AP)

▲ 增加企业薪酬透明度,才能消除系统性歧视,促进同工同酬。

【德国 06.17】古典音乐中的女作曲家都去哪里了?钢琴家Kyra在她的新演奏曲目中包含了莫扎特时代的德国女作曲家Sophie Westenholz的作品。

Kyra在镜报的采访中说,Westenholz的音乐个性鲜明,技巧性强,并且因为Westenholz自己就是一位十分出色的钢琴家,她谱写的曲目都能非常流畅地上手。Westenholz还曾经是一个乐团的负责人,但是她遭到了乐团的抵制:他们不能接受一位女性作为乐团领导。

Kyra希望能够挖掘越来越多的女性作曲家,通过自己的诠释,让更多人欣赏到这些在历史中被故意忽略的女性的优秀作品。

她的这个计划开始于这一天:当Kyra正在找门德尔松d小调三重奏时,偶然发现了他的妹妹Hensel作曲的d小调三重奏。她被这首曲子表现出的才华震撼了,同样震撼的是,她意识到自己作为职业钢琴家,竟



然完全没听说过Hensel的名字。“整个学习期间，没有一本课本里提到过她。”

“从小到大，我一直以为女性不擅长古典音乐作曲，而且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一点。”Kyra说，“直到我发现，我对古典音乐的认知竟然如此不完整。”

2019年全球最多被演奏的50名作曲家中，仅有13位女性；而在4年前，还仅仅有6名女性榜上有名。由于历史上系统性的忽视，女性作曲家的名声不大，造成票房号召力也不大。但Kyra认为改变正在慢慢发生。莱比锡市刚刚举办了女作曲家克拉拉舒曼的200年诞辰纪念。

同时Kyra还与电影导演合作制作了一系列关于女作曲家的短视频，这些视频将出现在未来的音乐理论课程中。

（来源：明镜）

▲ 没有什么不适合女性的职业，有的只是系统性的歧视。

【德国 06.18】疫情爆发中维持社会系统运转的职业，有60%都是女性从业者。这些职业包括看护和照顾、个体经商、清洁卫生等。然而在疫情中失去工作或收入降低，以及承担家庭中无偿看护责任的人，大部分也是女性。

新冠疫情让平权进程倒退了几十年。有媒体把这一现象称为“女权的灾难”：疫情放大了所有的权利不平等。“女性将会持续体会到这种令人厌恶的‘再传统化’。”一位德国社会学家Allmendinger说，“我认为，女人们不太可能短时间内从这种情况中恢复。她们将不得不继续被困在家中做

贤妻良母。”

现在的情况对性别平权确实不利：女性正在经历成倍增长的家暴，堕胎正变得越来越难，家庭和工作的双重重压使她们连为自己争取权利的时间都没有。

根据历史统计数据，每一场灾难过后，也是女性的经济状况受到比男性更长时间的影响。

Baum在她的文章中也指明了目前的这种倒退：在整个德国新冠专家组里有24名男性，但仅有2名女性，平均年龄超过60岁。在整个疫情期间，“好比女人们都辛苦地跪在地上擦着地板，而男人们都在高谈阔论，该以什么样的姿势擦地板。”

德国一个基金会的调查显示，疫情以前原本实行照护责任公平分配的家庭中，在疫情期间有近40%已经改成由母亲承担主要责任。



但与此同时，受歧视的群体也正在觉醒。她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力量和正在受到

的不公正待遇。

在疫情这种特殊时期，社会运动并未因此而受到毁灭性打击。她们的愤怒也可能会成为平权道路上新的力量。

（来源：明镜周刊）

▲ 女人们在擦地板、男人们在高谈阔论该以什么样的姿势擦地板。金句划重点！

【美国 06.19】人权观察组织在其成立一周年前夕的一份报告中说，各国政府应优先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暴力与骚扰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的政府、雇主和劳动者于2019年6月21日通过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条约，该条约为预防和应对工作中的暴力和性骚扰设定了国际法律标准。

这份31页的报告“工作中的尊严与安全：《2019年国际劳工组织暴力与骚扰公约指南》”，着重强调了条约中规定的政府的主要义务以及政策要素。

该条约规定了政府的最低义务，包括确保制定全面的国家法律，以防止工作中的骚扰和暴力，并采取预防措施，并要求受害者采取补救措施，包括投诉系统、举报人保护、服务和赔偿。

该条约涵盖工人、受训者、已被终止雇佣的工人和求职者等，并且适用于正式和非正式部门，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它还包括解决涉及第三方（例如客户、客户或服务提供商）的暴力和骚扰的要求。

该条约承认暴力和骚扰不仅限于实际工作场所，还包括与工作有关的其他活动，例如

通勤和异地工作。它还要求政府确保雇主的工作场所有明确的安全措施以应对暴力和骚扰。

该条约专门针对基于性别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以使家庭暴力幸存者能够在不失去工作的情况下寻求帮助。

一些全球工人和妇女权利组织正在开展活动以推广这些标准,并敦促各国政府尽快批准该条约。这些包括全球工会,例如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家庭工人联合会和其他几个全球工会。

“没有人应该容忍暴力和骚扰,但对于许多工作者尤其是女性,这通常是保持工作的一部分。”

人权观察组织妇女权利倡导主任尼莎·瓦里亚 (Nisha Varia) 说。“国际劳工组织《暴力与骚扰公约》就如何预防这种暴力以及如何保护工人免受污名和报复行为向政府提供了指导,以便他们可以得到应有的公正。”

2020年6月12日,乌拉圭成为第一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该公约将在第二次批准后生效。阿根廷,比利时,斐济,芬兰,法国,德国,冰岛,爱尔兰,意大利,纳米比亚,菲律宾,南非,西班牙和乌干达已表示将要批准。批准国同意使本国法律与条约标准保持一致,并将由国际劳工组织定期审查其遵守情况。

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平权运动的进行和医护工作者的被暴力迫切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防止相关工作者的暴力和骚扰,并确保幸存者获得服务和补救措

施。人权观察组织记录了世界各地工作中的暴力和骚扰,包括农业,家政,教育,渔业,制衣业,卫生,新闻,采矿,公职和军方。

国际劳工组织发现,许多国家的现行法律排除了最容易遭受暴力侵害的工人,例如家政工人,农场工人和不稳定的工人。一个2018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发现,在189个经济体中,有59个没有关于工作中性骚扰的具体法律规定。

(来源: Human Rights Watch, 翻译: 向司予)

▲ 针对工作场所性暴力和性骚扰应有更严格的法律。

【英国 06.22】据专家所说,新冠再次带来的经济冲击对于女性打击很大,因为有很多女性在严重暴露于病毒环境的服务行业工作。

这场爆发的本质意味着在相对低收入的脆弱职场环境中(比如酒吧,会议场馆,理发沙龙,酒店,餐厅这些面临关门的地方)比起男性,女性更容易失业或辞职。



在城市封锁期间, 学校的关闭让这样的情况更加严重, 因为有比起男性, 有更多的女性倾向于照顾和教育她们的孩子, 甚至在她们离家工作的时候也需要如此。

随着感染率和死亡率的逐步下降, 社会的封锁程度减轻了, 但服务业相关的场所往往是最后一批返工的, 这是因为这些场所需要聚集很多人。

在英国, 在家隔离的措施自这个月起逐渐放宽, 酒吧餐厅等预计从7月4日开始逐步返工。英格兰实行的有计划的返工从露天市场和汽车展厅开始, 也有一些孩子们回归校园。

但是, 不是所有小学生都会在漫长的暑假(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初)前回归学校。从单个家庭的角度来看, 相比较父亲, 母亲有1.5倍更大的可能性失业或者辞职。女

性也更多可能被准假, 或者暂时由英国政府的职位保留计划支付其工资。

(来源: channelnewsasia, 翻译: Zephyr)

▲ 疫情使性别不平等更突出。

【美国 06.23】许多疾病包括新型冠状病毒会以不同的方式入侵男性和女性。该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男女之间不同的生物构造和行为方式非常复杂。

但我们确实知道一点, 这些不同只在医学研究包括了女性研究人员的情况下才更容易被发现。反观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形, 女性科学家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法充分参与其中的状态。

更令人担忧的是, 数据足以证明一切:



1370份与新冠相关的论文发表在医学期刊上,一共有6722位作者,但其中只有34%的女性。该数据来源于Ana-Catarina Pinho-Gomes,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

“这是一个超越了性别平等和公正本身的问题。这可能更近一步地影响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理解。” Pinho-Gomes如此说道。

Pinho-Gomes相信: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对男性产生了更大的病理性影响,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困境变成了女性肩膀上更沉重的负担。无论如何,用一种考虑到性别差异的角度去有区别地看待新冠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在实验室里,医院里,或者其他地方。

(来源: CNN, 翻译: Zephyr)

▲ 用一种考虑到性别差异的角度有区别地看待新冠非常重要。

【马耳他 06.24】当医生告知Marija她并没有流产时, Marija非常失望。她已经连续吃了几天堕胎药物。但她没法告诉医生这些药物的存在, 因为马耳他是欧洲唯一一个堕胎严格违法的国家——没有例外, 即使是强奸、乱伦、胎儿异常、母亲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二月中旬, Marija成功在英国的一家诊所堕了胎。她是一个人去的, 旅行一共花费了1500欧元, 相当于这个34岁的会计一个月的工资。

Marija是幸运的。马耳他由于新冠疫情在

3月11日正式关闭国境, 也切断了一切通向合法堕胎的道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是通过网购堕胎药片, 但这属于刑事犯罪。如果当初没能去英国手术, “我现在应该已经死了。” Marija说, 与其必须生下孩子, 她会选择自杀。

终止妊娠互助网络, 一家协助马耳他、直布罗陀和波兰女性跨境实现堕胎的慈善组织说, 自3月各国关闭边境以来, 她们收到的求助电话明显增加了。目前她们能做的只是分发堕胎药片。

马耳他的反堕胎法律源于英国殖民时期。作为刑事犯罪, 任何堕胎和协助堕胎的人都面临最高3年监禁。虽然实际被起诉的案例并不多。

Lara作为支持堕胎权的人权律师, 谴责严格反堕胎法案“丑恶至极”。另一些活动家则指出, 疫情以前, 这项法律仅仅惩罚负担不起旅行费用的穷人, 而疫情使一些中产女性也不得不冒刑事犯罪的风险。“现在连有钱人也终于体验到了一个穷女人在一个不允许堕胎的国家面临的困难。”

Isabel是全国唯一一名公开支持女性自主堕胎权的妇科医生。她的病人都有耸人听闻的故事, 比如“我被诊断出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但医院不给我堕胎, 我该怎么办?” 2012年, 爱尔兰的Savita在出现严重健康问题, 被医生拒绝堕胎而死在了手术台上。这一事件推动了爱尔兰堕胎法律的改变。

2014年, 一名在马耳他度假的加拿大孕妇怀孕17周时羊水破裂, 但当地医院拒绝治疗。她被紧急救援至其他国家。由于延误

治疗她还要面对严重感染。

被采访的所有有堕胎经历的女性都拒绝使用真名。马耳他的社会和家庭并不支持堕胎。“如果我父亲知道我曾经堕胎，他会断绝父女关系。” Charmaine说。

反堕胎仍然是马耳他的主流。绝大多数大学生也反对堕胎。而作为儿童性教育的一部分，孩子们被要求观看录制于36年以前、臭名昭著的反堕胎宣传片《The Silent Scream》。

Lara律师提到，她在家里曾被人射击，墙壁上至今留有子弹。她的车胎会被扎。

就像80年代整个马耳他社会反对避孕一样，现在的马耳他社会对于堕胎的态度也在悄悄放开。但距离修改法律还有很长距离。现任马耳他总统高调表示反对堕胎。

马耳他的国境将于7月1日重新开放，但堕胎并不会变得容易。允许跨境旅行的第一批17个国家中并不包括堕胎友好的英国、荷兰、西班牙或比利时。

（来源：卫报）

▲ 无论堕胎还是生育，都是女性对身体的自主权，其他人无权干涉。

【乌克兰 06.25】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家旅馆的大厅里并排躺着50个小婴儿，他们是代孕婴儿，而他们在境外的父母由于疫情影响无法进入乌克兰。

乌克兰公司BioTexCom是全球最大的代孕公司。他们只能通过每天直播婴儿的状

况保持与父母的联系。新冠疫情放大了原本就存在于代孕产业的道德问题，乌克兰有儿童保护专家提议国家禁止海外客户的代孕服务。

但在这个人均月收入仅300英镑，并处于局部战争中的国家来说，很多限于贫困的女性都在排队提供代孕服务。

39岁、有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Liudmyla还在等待她的德国客户支付6000欧元的尾款。今年2月，她为这对德国夫妇生了一个女儿。但由于疫情影响，这笔钱到现在也没到账。

“把她交出去的时候我哭了。” Liudmyla说。在照顾了代孕女儿两天之后，把她交给别人简直太难了。

但是她急需这笔钱为她自己的三个孩子找到容身之所。2017年她的第一次代孕就把她送进了ICU，但为了还清购买住房的贷款，她还是决定再代孕一次。

虽然没有官方数据，但人们估计每年有几千名代孕婴儿出生在乌克兰。80%的代孕是服务海外客户的，因为乌克兰的代孕流程合法且成本低廉。法律要求客户是已婚且不能生育的异性恋夫妇。

通常一次代孕服务约为2万5千欧元，代孕母亲能拿到约1万欧元。

38岁有两个孩子的Shulzhynska在2013年做过一次代孕母亲。由于4个受精卵都成功着床，客户在选择了一个女婴后，另外三个受精卵被手术移除。她为此得到了9千欧元报酬。但很快她发现自己得了宫颈



癌。现在她刚刚订了一副拐杖：由于癌症扩散，她的左腿即将被截肢。

2015年，Shulzhynska起诉BioTexCom不顾孕母的身心健康。这起刑事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

Kovalchuk曾作为检察官负BioTexCom的多起官司。他知道至少还有3名女性正在起诉这家公司，因为她们在代孕后被摘除了子宫。他还提到了另外一起贩卖人口案：一对意大利夫妇发现他们领回的孩子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

BioTexCom公司的负责人坦言，公司有时会搞混卵子。他还说，至少有3对客户由于出生的婴儿有健康问题而拒绝认领婴儿。其中最出名的案例是Bridget，她在2016年被美国父母拒绝后一直生活在乌克兰东

部的一个孤儿院里。

律师Lehenka提到，孕母们经常提起交出婴儿时造成的心理负担，以及为提高怀孕几率而不得不服用的荷尔蒙药物使她们十分不适。她希望乌克兰能够禁止商业代孕。

Sokolova曾经是一名代孕母亲，现在她为一个帮助孕母的NGO组织工作。在新冠疫情期间，她收到了更多的虐待投诉。一些代孕母亲说，她们被要求在签署合同后一年内不断被植入受精卵，直到怀孕。“这种合同将她们变成了公司财产。” Sokolova不认为禁止商业代孕是正确的，她希望能有更好的法律框架保护孕母们。

26岁来自乡下的Olga将会生产一对双胞胎男婴。这是她第二次为来自中国的客户

代孕双胞胎男婴了。她目前和自己的丈夫和年幼的儿子住在基辅一家旅馆里。她提到会用这1万3千多英镑的报酬在家乡开一家咖啡店。但现在她担心客户能否及时入境。否则她必须临时照顾这对双胞胎。她说起曾有孕母因为客户拒绝接收而不得不领养婴儿。



来自西班牙的新晋父亲Aires正在小心地照顾他的女儿Marta。他是在新冠疫情以前入境乌克兰，来接走他的女儿的，但现在由于边境关闭，已经在乌克兰滞留了几个月。但他和他在西班牙的妻子仍然非常开心。“我们之前试了8年都不能怀孕。而现在，你瞧！”他说。

（来源：卫报）

▲ 代孕合法化的前提，是全社会对法律和伦理问题的充分讨论。

【英国06.26】就业数据显示，从学生大学毕业的那一刻起，男性薪酬的优势就开始显现。同时，黑人毕业生更有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不平等对待。

大学从初入职场的毕业生中收集的数据发现，在离开大学15个月后，男性的收入已经开始比女性平均高出10%。而且即使是拥有相似学历的毕业生中，收入差距仍然很大。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首次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获得本科学位并在英国从事全职工作的大多数毕业生年收入在2.4万至2.7万英镑之间。但平均而言，在高收入阶层中男性占大多数。只有16%拥

有本科学位的女性在15个月内收入超过3万英镑，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28%。

在最高收入阶层中，男性的比例是女性的两倍：6%的男性毕业后年收入超过3.9万英镑，而女性只有3%。

年轻女性信托(Young Women's Trust)的Joe Levenson表示，年轻女性毕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会发现自己的处境比同等年龄的男性更糟糕。

“如果想要解决这些不平等，我们亟需打破职场中的性别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使年轻女性无法从事薪酬更高的职业。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被迫被政府暂停的性别薪酬差距报告需要立即恢复，以暴露全国职场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确保雇主在薪酬和晋升方面做到透明。”

最新的毕业生现状调查结果显示，81%的毕业生有工作或无薪的工作，其中76%的人生活在英国从事高技术工作。但只有一半的黑人毕业生在毕业一年多后找到了全职工作，而超过60%的白人学生找到了全职工作。

数据还显示，只有3%的白人大学毕业生

在获得本科学位15个月后没有工作, 而黑人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比例为6%, 亚裔大学毕业生为7%。

英国高等教育监管负责人Chris Millward表示, 调查问卷中越详细的回复, 意味着毕业生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且他们正在应用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

“显然, 要确保所有学生群体都能平等地获得这种感受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令人担忧的是, 黑人、亚裔和少数族裔学生比白人更有可能失业, 而女性在低收入群体中所占比例过高。”

(来源: 卫报, 翻译: 桃子sumyee)

▲ 要想打破性别收入不平等现象, 打破职场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尤为重要。

【德国 06.30】一位专注德国职业女性经理人的专家Lutz在采访中说, 虽然德国股指公司中终于在最近出现了第一位女性CEO, 但很遗憾绝大多数女性管理者仍然在不断被排挤出高级经理的岗位。

她指出, 在新一轮技术竞赛中, 德国传统公司会通过创建创新孵化器, 或模仿创业公司工作环境的方法试图体现创新, 但同时他们的管理方式以及经理人仍然十分守旧。如果不改变企业的传统文化, 表面的创新不可能持久。

当被问及股指公司监事会成员中必须有30%女性的规定时Lutz说, 很可惜这项政策也不能被真正落实。很多公司仍然拒绝提拔女性至实权岗位。目前股指公司董事会成员女性比例仅为8.8%。而在高级经理岗位的女性往往由于害怕被指责而故



意对这种性别比例不平衡视而不见。

她认为政府要求公司提升监事会女性比例的做法虽然好,但想从根本解决性别不平衡的问题就必须从最底层的员工开始改变。在她的一项调查中,有80%的公司声称会有意识地提拔女性员工,但仅有30%的公司能列举出实际的鼓励措施。

关于半职工作, Lutz认为公司不仅需要提供半职工作的可能性, 还需要转变文化, 给半职工作更多认可和升迁机会, 这样才能真正鼓励男女平权, 而不是仅仅把半职工作当成是女性的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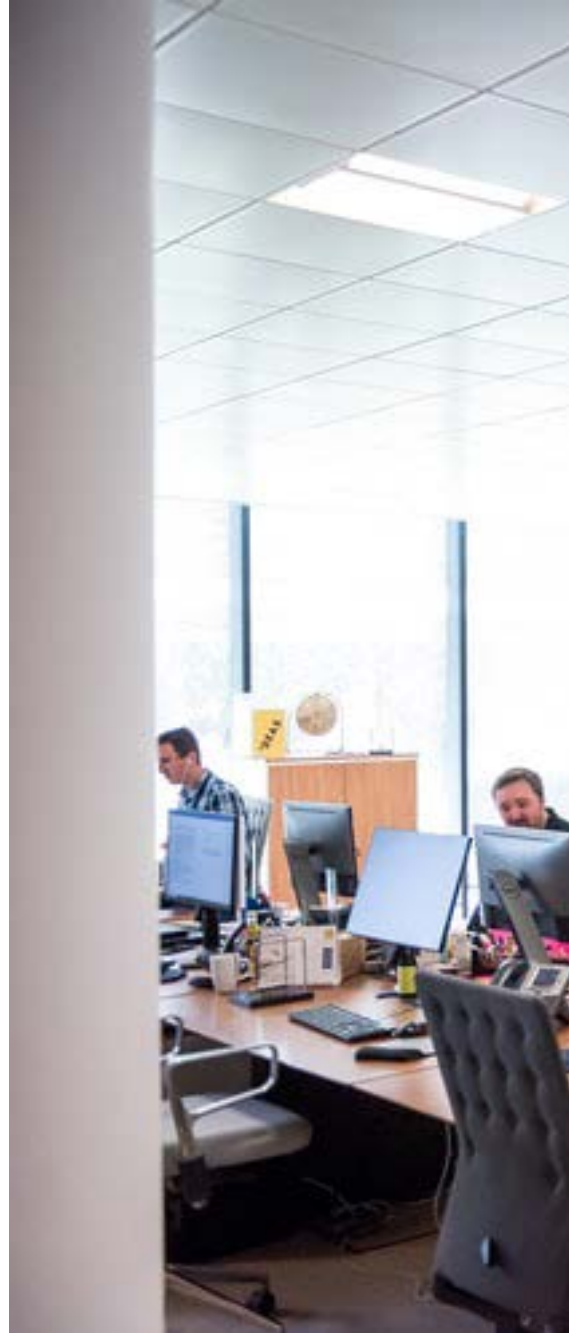
Lutz把德国女性目前面对的职场天花比喻为“低得就像70年代搭建的简易平房的房顶”。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德国的水平则“低得吓人”。

她还把媒体常常辩论的“如何平衡工和家庭”描绘为“一个死胡同”。“如果我们都赞同, 家庭已经摧毁了太多女性的职业生涯, 那我们应该已经遍地都是孩子才对。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的情况是, 现在既没有女性管理者, 也没有孩子。”

当记者问, 公司是否会因优先处理其他重要问题如环保和数字化, 而忽视女性升值的问题? Lutz回答, 有远见的公司都更应该提拔女性, 并非因为她们更优秀, 而是因为她们更不同, 可以带来更多解决问题的视角, 更适合推动环保或数字化创新的议题。

(来源: 明镜)

▲ 增加女性比例, 对公司也有很多好处。





“如果我们都赞同，家庭已经摧毁了太多女性的职业生涯，那我们应该已经遍地都是孩子才对。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的情况是，现在既没有女性管理者，也没有孩子。”

——专注德国职业女性经理人的专家Lutz

译者专访



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是交织的。如果你有海外生活的经历,可以分享一则自己经历的或听说的性别/种族歧视小故事吗?

译者很妙: 是我朋友遇到的,坐标法国。就是这个疫情期间嘛,我有2个朋友走在路上被人喊coronavirus,然后1个朋友要订民宿(法国还只有个别案例,没有封城啥的),然后那个主人也是看她是中国人拒绝了,回复也是coronavirus。

我觉得中国人好惨啊,因为这个疫情,被这样指点的不要太少吧。

译者TJ: 嗯我一个同事,女生,大中午在德国市中心街上被人打了一拳,也是喊她新冠病毒。3月初吧。

译者很妙: 哎不过我再分享个故事,是一个法国女生。她特别有趣。

就是挺女权吧,比较小的事也会争辩。我们有个课,资料上出现了个学者还是经济学家吧,可能不太有名,老师也不太认识。但是说话的时候不是要指明是男的还是女的嘛(类似he or she),然后老师说,那就用男的他吧,然后那个女的就反驳了,为什么就要说是男的。然后逼得老师去查一下。

RESPECT

LOVE &

TALK

SOURCES *of* IMAGES

图片来源

[https://cdn.prod.www.spiegel.de/images/cef-](https://cdn.prod.www.spiegel.de/images/cef-c97f9-0001-0004-0000-000001469662_w996_r1.77_fpx53.99_fpy54.99.jpg)

[c97f9-0001-0004-0000-000001469662_w996_r1.77_fpx53.99_fpy54.99.jpg](https://cdn.prod.www.spiegel.de/images/cef-c97f9-0001-0004-0000-000001469662_w996_r1.77_fpx53.99_fpy54.99.jpg)

[https://media.nature.com/w700/magazine-assets/d41586-019-03929-y/d41586-](https://media.nature.com/w700/magazine-assets/d41586-019-03929-y/d41586-019-03929-y_17518328.jpg)
[019-03929-y_17518328.jpg](https://media.nature.com/w700/magazine-assets/d41586-019-03929-y/d41586-019-03929-y_17518328.jpg)

[https://img.zeit.de/arbeit/2020-02/gender-pay-gap-frauen-maenner-gehalt-bild/](https://img.zeit.de/arbeit/2020-02/gender-pay-gap-frauen-maenner-gehalt-bild/wide__1300x731)
[wide__1300x731](https://img.zeit.de/arbeit/2020-02/gender-pay-gap-frauen-maenner-gehalt-bild/wide__1300x731)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hinzō_Abe_Official.jpg

[https://i2-prod.mirror.co.uk/incoming/article16462117.ece/ALTERNATES/](https://i2-prod.mirror.co.uk/incoming/article16462117.ece/ALTERNATES/s615b/0_Apple-highlights-from-wwdc19-Sumbul-Desai-health-features-for-watchOS6-06032019_big.jpg)
[s615b/0_Apple-highlights-from-wwdc19-Sumbul-Desai-health-features-for-wa-](https://i2-prod.mirror.co.uk/incoming/article16462117.ece/ALTERNATES/s615b/0_Apple-highlights-from-wwdc19-Sumbul-Desai-health-features-for-watchOS6-06032019_big.jpg)
[tchOS6-06032019_big.jpg](https://i2-prod.mirror.co.uk/incoming/article16462117.ece/ALTERNATES/s615b/0_Apple-highlights-from-wwdc19-Sumbul-Desai-health-features-for-watchOS6-06032019_big.jpg)

[https://cdn.prod.www.spiegel.de/images/63672ee4-31bc-41ab-906c-](https://cdn.prod.www.spiegel.de/images/63672ee4-31bc-41ab-906c-575304e1d70b_w948_r1.77_fpx63_fpy35.jpg)
[575304e1d70b_w948_r1.77_fpx63_fpy35.jpg](https://cdn.prod.www.spiegel.de/images/63672ee4-31bc-41ab-906c-575304e1d70b_w948_r1.77_fpx63_fpy35.jpg)

[https://www.lefteye.com/wp-content/uploads/2019/12/5dee09db0f-](https://www.lefteye.com/wp-content/uploads/2019/12/5dee09db0f2544038c91d112.jpg)
[2544038c91d112.jpg](https://www.lefteye.com/wp-content/uploads/2019/12/5dee09db0f2544038c91d112.jpg)

[https://n1image.hjfile.cn/mh/2019/12/12/3bf8649523cb63ac7a699c0c347ce9c6.](https://n1image.hjfile.cn/mh/2019/12/12/3bf8649523cb63ac7a699c0c347ce9c6.jpg)
[jpg](https://n1image.hjfile.cn/mh/2019/12/12/3bf8649523cb63ac7a699c0c347ce9c6.jpg)

https://unsplash.com/photos/j_MgyPHGRP0

<https://unsplash.com/photos/IMhkCwidIRY>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CapovYZNqGt3wTslibcKuG42H-](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CapovYZNqGt3wTslibcKuG42H-Qv84icxvMEiamuYaadwkohPyYyl0t5Qg67tRsk4mPBcG3K90TVnGw/640?wx_fmt=jpg)
[Qv84icxvMEiamuYaadwkohPyYyl0t5Qg67tRsk4mPBcG3K90TVnGw/640?wx_fmt=-](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CapovYZNqGt3wTslibcKuG42H-Qv84icxvMEiamuYaadwkohPyYyl0t5Qg67tRsk4mPBcG3K90TVnGw/640?wx_fmt=jpg)
[jpg](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CapovYZNqGt3wTslibcKuG42H-Qv84icxvMEiamuYaadwkohPyYyl0t5Qg67tRsk4mPBcG3K90TVnGw/640?wx_fmt=jpg)



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CapbvYZNqGt3wTslibcKuGYjzIN2qi-aF6zfyYBTySDh2MFyAOS3GYm1qUhjg8CMIC520gicr6gsulA/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CapbvYZNqGt3wTslibcKuG0FtOXN-8pwlLc4zcVwawf0RoV7eiaiaiaMIRiafrQykufReB8FqX6njSA6A/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CapbvYZNqGt3wTslibcKuGlcVdDf-35GnpU78MJDajS0fn9UuTPmVia3f41zVqk4kAyz15USA5l2rQ/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sicuFeAXbgdCapbvYZNqGt3wTslibcKu-GLumMIA7fq7txEreY19AQyVlcpEia79ABX9HQo0wCOyhBqibZshqgrfw/640?wx_fmt=png&wxfrom=5&wx_lazy=1&wx_co=1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CapbvYZNqGt3wTslibcKuGJD4hz-2TWOAsEWBw86Xlmyly6GGWo0l8iac4Mt4DJ3Lxs94Sz5mUqGSg/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CapbvYZNqGt3wTslibcKuGCa9rx-eP6e7gHCBYqWIX5rawibpQyLy0QWGGgac39wr0otiboS1ufXOF8A/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CapbvYZNqGt3wTslibcKuGiaFVWT-PqG1tO4iaRZlppHUQtiaDBNDIZqkWjRZvshyRkCdUzJwHIQMia0g/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CapbvYZNqGt3wTslibcKuGdgssl8u-IB2liaGaldHAAtmhF8MBvAbypjgmR4Y1PkHaZldrfgPNk8sw/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CapbvYZNqGt3wTslibcKuGdgssl8u-IB2liaGaldHAAtmhF8MBvAbypjgmR4Y1PkHaZldrfgPNk8sw/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https://s3.amazonaws.com/the-metric/2020/06/image-46.jpeg>

https://www.aljazeera.com/mritems/imagecache/mbdxxlarge/mritems/Imag-es/2020/1/14/539c56e537a64fa99b46d371ae136a04_18.jpg

<https://helpersfinance.hu/wp-content/uploads/2018/05/family-tax-benefit-hungary-660x371.jpg>

<https://blogs.lse.ac.uk/humanrights/files/2014/06/Hungarian-women.jpg>

<https://compote.slate.com/images/35723a33-43d9-41d8-ad43-b3502ac79cdf.jpeg?width=780&height=520&rect=1620x1080&offset=162x0>

https://i.dailymail.co.uk/1s/2020/02/29/16/25361802-8059615-image-m-27_1582992435617.jpg

https://i.guim.co.uk/img/media/496dcf75663939b1b3e744fc62f83956cc006624/0_92_2666_1600/master/2666.jpg?width=1200&height=1200&quality=85&auto=format&fit=crop&s=ea01b9453dafd180bc8d33fbf67dd2c7

<https://cms.qz.com/wp-content/uploads/2018/10/Dp8OiFeV4AA5tcS.jpg?quality=75&strip=all&w=1400>

<https://www.womensaid.org.uk/wp-content/uploads/2015/11/Womens-Aid-National-Training-Centre-Logo-RGB-Black-Strapline-FACEBOOK.jpg>

<https://pmcvariety.files.wordpress.com/2019/05/alicia-rodishbo-intimacy-coordinator.jpg?w=1000>

<https://www.dianarusell.com/i/indexphoto.jpg>

<https://s31242.pcdn.co/wp-content/uploads/2019/06/GettyImages-860167708.jpg>

https://thisisafrica.me/wp-content/uploads/2017/07/30083903871_21e272e18d_b.jpg

https://image.kpopmap.com/2020/03/PYH2020032504000001300_P2.jpg

<https://i.ytimg.com/vi/fdxt1I5lIBE/maxresdefault.jpg>

<https://images.unsplash.com/photo-1574279606130-09958dc756f7?ixlib=rb-1.2.1&auto=format&fit=crop&w=800&q=80>

<https://images.unsplash.com/photo-1506014299253-3725319c0f69?ixlib=rb-1.2.1&auto=format&fit=crop&w=400&q=60>

<https://images.unsplash.com/photo-1543269865-cbf427effbad?ixlib=rb-1.2.1&ixid=eyJhcnRlbnRlbnQ9MDd9&auto=format&fit=crop&w=750&q=80>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usCh8rAf1SAKQQAfksYlyPvJic2M-Vq9iazH5Lic2Kh4Bib7gpAwZ5oXrKSia23YD37FFhSIWjAibRI7fg/640?wx_fmt=jpeg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usCh8rAf1SAKQQAfksYly9ibcLxTGz-0vbZwGfm05pzULoiaBkRmW5rtthGmPSDpxp63U5gpSME2mQ/640?wx_fmt=jpeg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usCh8rAf1SAKQQAfksYlyurIE13kg-0Pjeo6NoIW3kicZwGxZM8lQTaU8jPaSAABJn5kzoiboCO8Q/640?wx_fmt=jpeg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usCh8rAf1SAKQQAfksYlybT9sSIH-PnmK2ibm5togHtUDdDM1U6CPk35BK2GiamvxBcgqlabRJUyJg/640?wx_fmt=jpeg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usCh8rAf1SAKQQAfksYlykK-pLj9ySABMOUANwzUPJIVVhl9Y4Lia4Wq5ktOWOHjWZnHSXuiaJ4Lbg/640?wx_fmt=jpeg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usCh8rAf1SAKQQAfksYlyRjrvsUp-W5AChKYs0HqWy155WabXwqskTt1cLQkHYGGpY9Qhjnob3Vw/640?wx_fmt=jpeg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usCh8rAf1SAKQQAfksYlyguXLK-FVt9YX7NVR16y5h9wYHXFfyUlg7efM9QoicwTTmzbib1wyyicBicQ/640?wx_fmt=jpeg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usCh8rAf1SAKQQAfksYly8KRZY8W-JicACUx9K2C8HplNicGmyicJFzvkaaribOQ8icLyCONeSpcRY8ekA/640?wx_fmt=jpeg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usCh8rAf1SAKQQAfksYlyRFIXTGibL8o6MhSJ04iaHdBdOwQwG9jDOejOYxADn64SPtbrTiaqPxkg/640?wx_fmt=jpeg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usCh8rAf1SAKQQAfksYlylxXTt77ia7wCo214GKtAERvhia2BGTNvKQsMg70byuvOVUDZduJfaSAg/640?wx_fmt=jpeg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ysicuFeAXbgdusCh8rAf1SAKQQAfksYlygv00JKHu-HibbubpWiciaYmZn6UjziazlBMXZy6X3z1whicZfDVpcqiaY0WPQ/640?wx_fmt=jpeg
<https://images.unsplash.com/photo-1560264280-88b68371db39?ixlib=rb-1.2.1&ixid=eyJhchHBfaWQiOjE5MDd9&auto=format&fit=crop&w=1350&q=80>
<https://images.unsplash.com/photo-1531428176221-0aa92734208a?ixlib=rb-1.2.1&ixid=eyJhchHBfaWQiOjE5MDd9&auto=format&fit=crop&w=1051&q=80>
<https://images.unsplash.com/photo-1586102728472-01f4bb6d0b4d?ixlib=rb-1.2.1&ixid=eyJhchHBfaWQiOjE5MDd9&auto=format&fit=crop&w=1050&q=80>
<https://unsplash.com/photos/evlKOfkQ5rE>
<https://unsplash.com/photos/1TL8AoEDj>
<https://unsplash.com/photos/F98Mv9O6Lfl>
<http://e.sookmyung.ac.kr/sookmyungen/1672/subview.do?enc=Zm5jdDF8QEB->

8JTJGYmJzJTJGc29va215dW5nZW4IMkY3OCUyRjEwNzgzNyUyRmFydGNsVmll-
dy5kbyUzRnBhZ2UIM0QyJTI2cm93JTNEMTAIMjZzcmNoQ29sdW1uJTNEJTI2c3JjaF-
dyZCUzRCUyNmJic0NsU2VxJTNEJTI2YmJzT3BlbldyZFNlcSUzRCUyNnJnc0JnbmR-
IU3RyJTNEJTI2cmdzRW5kZGVtdHlIM0QIMjZpc1ZpZXdNaW5lJTNEZmFsc2UIMjZwYX-
Nzd29yZCUzRCUyNg%3D%3D

<https://unsplash.com/photos/l0j0DHVWclE>

<https://nypost.com/2020/02/11/watch-the-frida-mom-postpartum-ad-oscar-rejected-for-being-too-graphic/>

<https://unsplash.com/photos/Oalh2MojUuk>

<https://unsplash.com/photos/Del2BMIMDFA>

<https://unsplash.com/photos/L4YGuSg0fxs>

<https://unsplash.com/photos/Xersifl0Jck>

<https://unsplash.com/photos/rUwT6exbrFg>

<https://unsplash.com/photos/NXiIVnzBwZ8>

<https://unsplash.com/photos/Sh8dES8YW6w>

https://unsplash.com/photos/cVEOh_JJmEE

<https://unsplash.com/photos/fZ2hMpHlrbl>

<https://unsplash.com/photos/DE6rYp1nAho>

<https://unsplash.com/photos/Ua0WKZrP7uE>

<https://unsplash.com/photos/qBTx7REal3U>

https://unsplash.com/photos/4_mJ1TbMK8A

https://unsplash.com/photos/Z_t6gnbLmXA

<https://unsplash.com/photos/M70eJ8KGcZs>

<https://unsplash.com/photos/l1clu1ZKjSw>

<https://unsplash.com/photos/GnLuuG9crEY>

<https://unsplash.com/photos/-8a5eJ1-mmQ>

<https://unsplash.com/photos/WbpslNKjB9Y>

<https://unsplash.com/photos/tnxRFtXI9dl>

<https://unsplash.com/photos/vCJY3RqZ-eQ>

<https://unsplash.com/photos/Z39a7lqZusU>

<https://unsplash.com/photos/OtfnITw0IH4>

<https://unsplash.com/photos/09AhDCedXF8>
<https://unsplash.com/photos/aD5ciUMnn68>
<https://unsplash.com/photos/ZVprbBmT8QA>
<https://unsplash.com/photos/OtfnlTw0IH4>
<https://unsplash.com/photos/09AhDCedXF8>
<https://unsplash.com/photos/aD5ciUMnn68>
<https://unsplash.com/photos/ZVprbBmT8QA>
<https://images.unsplash.com/photo-1587497203441-4fd44b43caf8?ix-lib=rb-1.2.1&ixid=eyJhchBfaWQiOjE5MDd9&auto=format&fit=crop&w=610&q=80>
<https://images.unsplash.com/photo-1596510914841-40223e421e29?ix-lib=rb-1.2.1&ixid=eyJhchBfaWQiOjE5MDd9&auto=format&fit=crop&w=634&q=80>

《海外之声》

第四期（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出品方：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新闻编译：海外之声翻译组

编辑排版：哇哈、立青、Cheung

感谢白纸、台风、郭晶等小伙伴对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

出品方及作者对本刊享有版权和解释权。

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如需转载或合作，请联系我们：

微博：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

微信：煎茶小组

